

V

# 者敗失的敗失



潮錄出版社

文 學 者 叢 刊

V

失 敗 的 失 敗 者

歐 陽 山 著

上 海 潮 錄 出 版 社 刊 印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版初月九掛重午七十二國民華中

經	中	發	發	著
售	華	行	行	作
者	民	人	者	者
亞	國	盧	滄	成
國	廿		上	
各	六	亞	海	陽
大	年	平	九	
書	付		江	
店	掛		路	
	因		210	
	國		號	
	難		414	
	遭		室	
	損			
	未			
	印			

角五元四：價定本基

No. 25 : 號編書本

## 目錄

我底苦心——代序	一
在滲井裏	一二
保證	三五
蕉船	三七
粥渣	四〇
奇怪的木匠	五七
馬森	六二
失去嘴唇的人	六六
失敗的失敗者	八七
明天的藝術家	一〇七

# 我底苦心

## ——代序

朋友們談起創作小說來總喜歡把某篇小說所描寫的對象（具體的實在）看做包含了至少五個民族的全國底普遍情形，這是不對的。中國底現實要複雜得多，這一省和那一省也不一樣。如果單從人類生活中抽出最簡單的概念像睡覺，走路，吃東西等等來創作，那麼一篇小說掉幾個專門名詞就可以通行全世界了，恐怕有人以為這樣做也不壞吧，是的，不過一個看見了複雜的，有強烈的個性的各地生活的現實的作者，他不能夠屈服在這個要求之下把他對現實的忠實拋棄，寫出份量又輕，用力又省的作品來，他以特殊的地域所養育的活人，至少以一個民族做觀察目標細心考察他們底風俗，習慣，言語，行動，思想（在這時候我們可以把他底觀察目標看做一個整體的特殊的存在，）他分別誰吃飯，誰吃麵，誰吃麵包，誰吃香蕉和椰子，又分別出誰用茶壺，誰用咖啡壺，誰用沙煲，誰用把壺嘴含在嘴裏喝的茶壺。

自然，吃和喝，這是全人類都一個樣的，其他像米麥底生產過程，水底泉源，吃喝底作用以及爲了吃喝而發生的殘酷的鬥爭等等，就不一樣了。

我底用意和舉例都很簡單。只在提出一些事實，催促包含了許多有力有名望的大作家的中國文學通俗化運動者們對文學創作底許多實際問題更加注意罷了。——曾經有一個極力主張通俗化的朋友向我提出質問，爲什麼我底作品中人物底名字總是高剛，潘才，阿蓮這些響亮的名字而不是小三子，金弟那些通俗的名字，其實我住過上海一個廣東小商人底家裏，他有三個兒子，名字就叫做阿堅，阿Dem，阿Leq（約略相同於Leng），喊起來全帶着金屬的聲音。

因爲我是廣東人，對於廣東毫無瞭解的朋友才非笑我，他們以爲一個廣東人總不外是驕傲，固執，詭辯，獨行獨斷全不管別人那一類傢伙。當我向他們解釋我底作品（多麼不幸又沒有纏頭的事情呵）中間一些重要地方的時候，他們嘲笑道：「唔，又是廣東的情形！」好像我總得寫一點他們所知道的北平和南京，否則我就是固執和詭辯得簡直沒有藥醫的人了。

「他不過堆砌字眼來掩飾他對活生生的口語底無知，」或「他根本忘記了大衆底需要，」也有自以爲懂得了全中國底口語和懂得了全中國大衆底需要的人這樣說過我。在這樣的意思上說，即是「大衆底需要」被不同地瞭解着這一點上說，我不是一個通俗化的作家。

x

x

x

x

我很想簡單講一講我對於通俗化運動和對於文學用語的見解。

五年之前我曾經用去整整一年的功夫從事文藝大衆化（和通俗化不同）的運動，我底對象是三千多

萬人的廣東民衆。那麼繁複困難的工作在一年之內自然做不出什麼成就，不過現在我很高興說出那時和以後連帶考慮過的通俗化問題的個人的結論，希望得到上海這方面的通俗化運動者們底批評。

通俗化運動——在我想，是一種過渡的狹義的教育手段，牠底目的僅在給全中國各地域一般讀者以各科學各部門底普通知識。（過渡和狹義是指牠在整個文化進步中所佔的地位，和牠本身所能包容的文化成果，以及牠底姿態，方法，功利性而說的，並不摻雜輕蔑的惡意。）

牠在文化進步過程的歷史中佔着重要和特殊的地位，但並不是文化發展底全部。對整個民族說，牠是迎合需要的意味帶得濃厚，提高需要的意味帶得薄弱，因此牠是文化底準備而不是文化底規定。在美國，除少數文學天才之外，一般的通俗作家都有墮入輕薄庸俗的趣味的危險。這是有警告意味的事實。

因為通俗文是給與全國各地域的民衆（當他們陷於和文化絕緣的慘苦境界中）一定份量的知識，所以全部的戰鬥知識，例如「資本論」，「莎士比亞和高爾基底著作」，魯迅一大部份的工作對牠都將採取了若干保留的態度。所謂藝術品一定要爲大眾所愛好這句偉大的教訓，是指藝術品底內容，傾向性，牠對於理解現實所採取的態度，和牠底最大的可能性而說的。如果這句名言是中國通俗化運動底教理，也一定要這樣去瞭解牠。在中國，目前大眾讀不讀得懂這樣功利的論斷會像「申報週刊」第四十三期孟起先生那樣把我們偉大的魯迅（連巴爾扎克，託爾斯泰，沙汀，東平）一道踢開去。

抱着這樣功利的通俗化的偏見去衡量一切文化知識，正是說過藝術品一定要為大眾所愛好這句話的巨大的人物所痛恨的庸俗瑣屑的人生哲學。舉例說，一個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家（他自然不是單純的通俗化主張者）假如否定了用漢字表現的全國文化，他曾看見一個怎樣荒涼的國度呢！

文藝（重要的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也同樣）有大眾化的必要。這里提到的大眾我是專指工人和農民勞苦大眾來說的，他們對中國所貢獻的勞力特別多，因此也更有優先享受一切文化知識的權利，他們應當使我們——運動家，知識份子，比較對富有的文盲，商人，市民，地主底兒女更關懷些。他們處於日常生活最低層最慘苦的境地，沒有供他們榨取和坐享的東西，毫無問題越有文化知識底需要。即使單就一點而言，大眾化和通俗化不是「同一」的東西。

提起文藝大眾化，我們聯想到不是一切文藝作品底普遍的贈與，而是有特定意義的現實主義底大眾化。我們聯想到大眾自己起來繼承文化傳統，大眾運用他們自己的語言文字（記錄各地大眾口頭語的新文字）來創造更高度的文化。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大眾化的概念和通俗化底概念區別開來，更可以規定通俗化運動的顯明工作綱領和避免許多本來不必相連的問題，像通俗化應否運用新文字和土語方言等等。

必需全國各地有讀書能力（依據很低的水準的假設）和有讀書需要（甚至本來沒有）的人們都能瞭解——這原則說明了通俗文底兩大特性：第一，牠所運用的語言一定是普遍性比較最大，文言和土



語帶得很少（科學名詞，抽象名詞，歷史名詞，外來語也同樣）的一種，白話文（在牠經過消滅和清除，少用名詞，迎合口語——一般地假設是北方話，而變成質地稀鬆，份量輕靈的文字的時候）是最合用的。第二，牠所包容的各科學知識底份量或藝術底份量一定要根據讀者對象底最大限度的接受可能來加以百分比底限制。例如醫學底通俗文，照目前世界所達到的知識境界，我們恐怕只能給與一種很小的百分比。

通俗文不能僅僅局限於文學，政治學等科目，在幫助一般民衆瞭解自己的環境，建立自主的人類生活的需要上，自然科學和其他的知識也成爲必要。我在上面所說的全部戰鬥知識對通俗文的保留，和各科知識底百分比的限制假如拿人類對於自然科學底知識底累積來考慮就更加明白了。

在通俗文中表現出需要和不需要，被牠採納和剔除，完全是各個國度的應用技術的問題，並不是那些知識底本身能不能存在底實踐價值的問題。譬如在中國，假設一個砲兵只要會射擊就夠，那麼關於大砲作戰的理論及其製造過程在他暫時就算做不需要（對於砲兵們，不通俗化）也是很自然的。

「一九二二年，我十五歲的時候，第一次在匆忙混亂，帶着機械性的反撥裏，被挑開了對於人生的過分警惕，而在腦髓像熔了的石漿般噴起熱的泡沫時，浮露起一閃便消逝，迅速得像梅花鳥小小的紅色影子似地，對於文學的模糊要求來。事情是這樣平常的。」——七年忌：我與文學第一段。

這並不是一篇小說底開頭，但是我知道如果做爲一篇通俗化的文章，當說明一個作者怎樣和文學

發生關係的時候，也可以這樣說：

「民國十一年我愛上了文學了。那時我是十五歲。我不是自己忽然去愛她的，倒是我底環境叫我對許多人的生活担驚害怕，才起了一個念頭，要把自己過去看見過的人物事情拿出來比較比較，證明誰是誰非，和我自己怎樣活下去，才模模糊糊摸到了文學這條路。」

不，也許我還要再說得簡單一些，把對於實際是必要而對於通俗讀者不必要的地方再省掉一些，或相反地，再增加一點說明……

通俗化問題有時決定在作者所描寫的材料上，和知識，語言等的要素有別。

「黃宜庵老先生斜躺在他的舖位上看書。右腿擱在左腿上，腳趾用勁揸開着——讓左手在那里搓腳了。……」

這是張天翼的「砥柱」中的一段，他底着眼點是適合於通俗文底條件的。雖然照我觀察作者不是如我所說的通俗化作家。

X

X

X

X

下面，講一講我對於文學用語的見解。

凡是把知識從少數人手裏移向多數人手裏的企圖，努力，和一切勞作我都熱烈贊成。我誠懇地尊重那樣的工作和那樣的著作家。但是我本人並不是一個通俗化運動家，我從一九三三到今年的工作並

不是通俗化的工作。

批評一篇不是通俗文的作品我覺得應該有美學，藝術學，社會學，哲學，政治學的充分準備。批評者應該知道他所批評的對象所包含的全部。我們知道作者所觀察的人類社會，牠底自然環境，鬥爭狀態，生活歷史——包含生活方式，語言，風俗習慣等等；並不完全刻畫在他底某一篇作品之中。而在某一篇作品，例如乞呵夫的「那是她」，也並不一定把牠底意義直白地向讀者說明，不過關於我底作品——自然，那是不必怎樣費事的。

同時，我底人物，他們愛好真理，剛強，美麗，偉大，他們憎惡富有，卑怯，勢利，軟弱，他們需要知識，戰鬥，冒險，他們需要友誼，女人和男人，酒和扯謊，他們唱歌，賭錢，喝着和酒一般多的茶，一面沉默地過活一面又對於一點小事都不能忍耐，他們熱愛着生命又看生命不值錢，拿牠去追逐一個（差不多是一個人一個）不可捉摸的幻影，他們是非常迷信的命運對抗者和無神論者——剩下來，像「三個乞兒一定有個皇帝」一樣，他們也有種種色色纏繞着他們，偷吃他們，和他們敵對的不足道的敗類。……我底人物自己會把這些告訴讀者，不必多費什麼事了。

他們簡直是罪惡地，醜陋地，破爛地，可恥地生活着。有一個夏天，我底住屋底天井裏黑暗得和地牢一樣的黃昏，發滑的小商人陳竹從外面回來了。我正睡在一棵黃皮樹下，看見這罪惡密集的一個黑點一般的大草院也看得見那人間的罪惡散佈開——由一個一個的凝聚的黑點變成灰色的網的天空。私

媚紅六正在房裏窗台下裸露着上半身洗澡。他們說了些關於金錢爭執的話，陳竹頓癢地向她挑戰：「給錢給你……來呀Ced！（男性生殖器）要不要！」

他自以為是著名的嫖霸王媚的脚色，在廣州，有坐霸王車，吃霸王飯，看霸王戲，點霸王燈的種種人物，都是不肯付錢的地痞。但是紅六接受了他底挑戰渾身赤條條地跑出來了。

「你好堂皇，來呀，看誰底Ced大呀！」

她身上什麼也沒有，只有着一頭蓬鬆的頭髮，牛母一般鼓起的眼睛，和要吃人的露出滿滿的紅牙齦的嘴，兩手是螳螂一般向前伸開。陳竹逃走了。他不敢經過我面前朝前門跑，却一直跑到內進跨過廚房後的矮牆跳出去。結果他折斷了一邊腳踝，而且再也不敢回到他自己的房間來了。

——像這樣的人物，生活，他們中間的故事，讀者一眼就看得清楚，真是一點也不必怎樣費事。但是我卻沒有料到因為我底用語笨拙使別人為我而吃苦。

胡風先生在批評我底「七年忌」的時候，提到其中一篇「康波父女」的一個句子：

「可是你為什麼像一匹找不着洞兒的老鼠那樣呵！」（七年忌151頁）

他以為這是「用字和表現法有時和口語離得太遠」的舉例。但是懂得廣東話的讀者們請將下面的句子和胡風先生所指摘的句子比較一下，看看和口語離得有多遠吧：

「之你點解好似一隻搵唔到窿既（口旁）老鼠廿（口旁）架（口旁）！」

這不過是把包含了至少二十幾省的國家看做一個在觀念上非常籠統的名詞罷了。一個讀書人要理解中國的事情，常常是他又忍耐又細心的觀察的結果，爲了要忠實於我底人物，——在我所有的語言知識中又找不出恰當的代替，於是把白話文（北方話系）底「語法」破壞一下子，我想也沒有什麼罪過吧。

並且我還要勸告青年學習者諸君，自始至終，從現在到最後一頁，你得無條件地忠實於你底人物，對人物作偽，使人物面目糊塗，爲了白話文的原故把人物底血肉刮去若干，都是在光榮底背後所做的事。中國各省各縣的人物都是活人——這才發生意義和價值。他們底用語，表現法不是中國一元的。誰能保證將來的中國話一定就怎樣姑息現在的白話文嗎？大家不妨放膽把白話文的語法盡量破壞一下，因爲學理上的所謂語法如果和活的人類口頭上所說的語言衝突起來的時候，牠是沒有什麼價值的。北方話語法並不能代表全中國語法。

假如我能完全運用廣東話自由創作，不知道會成爲怎樣幸福的事。但是我沒有忘記這裏是上海，這裏的人反對一元國語同時又把國語底習慣規程看作無上權威。不知道白話文只在使用上發生價值，却像打字機修理匠一樣拿鐵鉗來校正一個一個的單字。

我底苦心在怎樣保存我所接觸的人物，生活，事件底全部真實性。我底人物有他們底風格，在我們具有無限大的意義。大概不論誰當真瞭解了一個人或十個人，他是能够和我表示同感的。凡是損

害他們底真實性或削弱他們底真實性的事情我寧可不做，除非在寫一篇小說提要或通俗文之類爲了特殊目的而活動的文章。這可以說明我爲什麼常用「直譯」的方法保存了我那些土語。

「在小縣城裏提起下鄉，大家就不賭錢了，打幾斤老酒（或白乾），一面喝一面剝花生米，哈哈，提起下鄉多麼好玩呀！」

除了單純的土語問題之外，我們還可以看看別的例子。上面一段文章我想大體還通俗吧，而且也合乎北方口語底精神。但是我不能滿足，我要這樣寫：

「游蕩——我們不這樣叫，我們親愛地把牠叫做「落鄉」，在廣州市或別的佛山，增城那樣的小縣城裏講起落鄉，人們就放下骨牌喝起酒來，像在香港，汕頭講起「過埠」（到外國去）一樣想起自由和無邊的快樂。」（「鬼巢」30頁）

這裏有上海人不懂的土語，有通俗白話文沒有的歐化表現法，形容詞，副詞和抽象名詞。我這樣做，難道是在堆砌字眼來掩飾我對活生生的口語底無知嗎？難道是根本忘記了大衆底需要嗎？例如「好玩」和「自由，無邊的快樂」，僅僅是根據舞文弄墨的遊戲而區別的嗎？

熟悉別的地域的作者所表現出來的也許和我底第一段第二段都兩樣，也許他那裏的人物根本不落鄉，也許不叫下鄉，或不賭錢，不喝老酒和白乾，廣東人就是不喝老酒和白乾的。

第二段例子——在我判斷，更能表現出人們生活底真實。要是這點不因爲我底拙劣的才能而埋沒

，別的成例，規條，法則有什麼不可以拋棄掉的呢，有什麼遵守和重視的必要呢？

三月二十五，一九三七

附記：這篇文章是寫給語文雜誌的創作經驗之類的文字，因為牠講到的問題和我底作品有關係，就印在這裏做代序，我希望讀者能瞭解我底意見，並且不要以為讀一篇作品可以偷懶，隨便翻翻，好像一眼晴吃冰淇淋一樣，有趣，了事。做一個什麼都缺乏的中國人，不經過嚴肅的工  
作是什麼也不會獲得，永遠缺乏和空虛的。

歐陽山，七月十九，一九三七。

## 在滲井裏

在我認識柳飛雲之前，我就看見她當着許多人面前侮辱過兩個華貴得像珍珠雞一樣的婦人，那時是一九三二年的多事的夏天，全廣州的人民都被捲在一個瘋狂的募捐運動裏，一些人流着汗大聲叫嚷着，忘記了應有的禮貌和生命的節制，另外一些人淡淡地笑着，用手掌按住心口，惴惴地，驚訝地議論着這進行的一切。廣州成爲一個從前沒有過的那樣簡單的城市，在茶館裏，學校裏，公共場所或家庭裏，人們都把自己和別人區分着：不同的人們保持一種不同的態度。

從西濠口到東山，從財廳前到十八甫，馬路上都爬着白色的蜈蚣。由中學生或小學生組織成的，每一個募捐的小隊，一嗅到活人底氣息就蠕動起來，用頭和尾巴緊緊地鉗住那被包圍住的陌生人。朝小北門開的吧士走到維新路口，柳飛雲先跳了上來。三個募捐的女孩子也跟着上了車，一個矮小黑色的，跛着一隻腳在先頭走，手裏拿着的一面小小的白三角旗子。

「喂，先生，小姐，看看我們這面旗子吧！」募捐隊開始活動，一個大眼睛的爆牙姑娘伸出手指張開着的手演說：「……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是廣東人，也是全世界的人士都認得的人了！……讓我們廣東人更有面子吧！我們有錢，我們繳得出無論什麼名目的捐稅，我們沒有忘記過在很遠很



遠的那些打爛仗的苦兵，我們廣東沒有一個有那麼多的耐性，能夠對他們坐視不救的人！……」

先上來的那個年輕女人坐在我旁邊一個位子上，聽着募捐隊的誇大的話，滿意地微笑着。募捐隊在繼續講着馬占山將軍底故事。

「她不是講得很出色的麼？」她向我這樣說了。

她年紀大約十八九歲，身軀瘦長。黑膠綢的短衫，長褲子，赤着腳，穿一雙淺綠繡花的緞鞋，發過的頭髮不很長，像一球糾亂的椰絲。臉蛋和指甲上面都塗着過於濃厚的紅染料，看來極不愉快。跟一般的賣淫婦一樣，眼睛底週圍，前額上，顯露着晦暗的頹敗的黑色。汽車開駛的時候，全車劇烈地震動着，彷彿任何時候都有把她那太輕了的身體拋出車外的可能。

募捐隊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難了。她們圍住兩個服裝華麗的吝嗇的婦人，勸告着，鼓勵着，最後，甚至譏諷着，那兩個婦人一點不注意這些，對着小鏡子撲面粉，互相微微地笑，——這一切坐在我旁邊的那個紅指甲的年輕女人發怒了。縮起那個馬樣的長鼻子，同時用一種沙啞的喉音咆哮起來。

「到我這裏來！……我捐兩毛錢！……你們求她沒有用處。」——他們不姓馬。要是姓馬的，老早就會掏出錢來了。」

婦人中的一個青着臉，做出強迫的笑容說：

「讓她捐一點吧，我們是捐得太多了。」

吧士轉進入聲嘈雜的惠愛路，我開始注意到坐在我旁邊的那個年輕女人底不平常的動作了。她裝做漫不經心的樣子，用肘肘和指尖輕輕觸到我底肋眼和肩膀。她伸手進衣袋裏掏手帕，掏出來，一會兒又重復放進袋子裏，她底肘肘故意放肆地向我這邊探出來。……她用一方有香水氣味的繡着茉莉花的藍綢手帕在耳朵邊擦着什麼，她底腦袋兩邊轉動着，因此她的手指尖就有了機會在我底肩膀上搔來搔去……吧士轉灣的時候，她把一邊身子（不能控制地）朝我壓過來，喉嚨裏發出含糊不清的微慍的低聲，似乎說：

「唉，這鬼車子……」

斷斷續續地，她接着說了許多聽不清楚的話，——也插進一些誘惑的嘆氣，……有時完全給摩托的嘈聲掩蓋了，於是我底眼邊就剩下一片濃厚的顏色底飄動……我始終沒有做出回答的表示，但當我獨自抽起香煙來的時候，她清清楚楚地質問起我來了。

「老兄，喂，爲什麼這樣高門（驕傲）呢？」

「你覺得這樣麼？唔……香煙？」

她把我給她的那根香煙夾在蘋果果一樣的紅嘴唇裏，臉上鋪着不自然的笑容，等我替她點火，她是帶着那樣一種勝利的快感在笑着！

「你貴姓名？」

「我叫趙德，你呢？」

「柳飛雲，他們叫我做銷魂柳。」

「哦，真不錯的。一個名字……」

「你在什麼地方發財呀？」

「我做墳地中人。整天在小北門外的山地上跑着，替死了的人找房子。」

「真是好生意，死人不會說閒話的。」

下了車，在狹長的舊倉巷走着，我們開始了這樣的談話以後，我們就變成了朋友了。

我到她家裏去，看見她寂寞地，帶着沒有根蒂的猛烈的憤怒，生活着。她不斷地用猥褻的語句挑逗我。坐在門口的矮檯上，天井的小竹椅上，或躺在鋪了草蓆的床上，一身的骨頭都鬆懈地攤軟着，一看見我就野鷹般地跳起來，飛撲到我跟前，彷彿她有力氣能够抓住我底咽喉，然後高高地飛上半空中。……毫不費力地集合着一切有趣的諧謔的字眼和我談話……她自己常常先笑起來。

「冬天你不要來了，我怕見你！好像剛剛從冰箱裏捧出來的一個壽桃，又僵硬又麻木，噓，真冷死人……」

但她是不能瞭解我爲什麼把思索的眼睛放在她身上的，於是露出偏促和迷惑，把機械的笑容在半路上收斂住，非常難過地，做出甚至是那樣顯明的要求：

「把你底眼睛放低一點，大牛。我這裏是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過夜的！——不是陳塘，用不着裝作，扭扭捏捏……」

但是我只能夠令她失望。

「……你誤會了，我要找的東西是你自己拿不出來的，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的確有什麼，所以——我才得親自動手……」

「好，你找吧。」她馬上就同意了。

我常常在下午四五點鐘到她那裏。那個時候她那裏沒有什麼人，幾個狡猾的老太婆，和打扮得非  
常妖冶的姑娘，看見我去就笑謎謎地用眼睛掃着我，走掉了。我拒絕柳飛雲底晚飯的邀請，只坐幾十  
分鐘，留下四毛錢或者六毛錢給她：

「我們這裏不打茶圍。難道你是一個鄉巴老麼？又一點都不像。這樣子下去，我就不好再要你底  
錢了！」

「要了不要緊，俾你們常說的——吃不死人的。」

對於我始終不肯在她那裏過夜，她顯得非常地懊喪。好像一條死了的蛇一樣地躺在在床上，她捏着  
拳頭撞自己的發痛的前額，憤慨地哀訴地和我說：

「你會惹起別人說我的笑話，——而且已經有人在說了，會損害我底名譽！是我不乾淨麼？我這

裏的東西都懶得瞧不上眼麼？自然，斯文人是不到我們這裏來的。可是比我這裏還爛的地方，像你這樣子的人，就是比你穿得好的，都多得很……全像一對對快活的小夫妻……」

我預料不到地大笑起來了。這使得她伸出長長的精細的手臂來，用她底手指嚙着我那件殘舊的，變成了土色的薄紗一般的荔枝綢短衫。扯破了，裂開一條長口，她又小心地坐在旁邊替我縫補起來；

：

「阿柳，如果你丟掉那些胭脂和指甲水，」我曾經向她提議過，「你一定只有更好看些。」

她不信任地搖搖頭，蹙了一下眉心，才回答我。她底聲音包藏着近於飢餓的慾望，但是很溫柔的。

「什麼？你應該跟他們一樣，叫我做銷魂柳。」

她實在是一匹強壯的但已經受了重傷的野獸，像猛烈的火雷一樣跳躍着，閃着光焰，舔着什麼地方都把牠燒成焦黑，自己呼呼地誇做着自已的暴力……但這種時候即使有也是很少的，更多的時候她是萎弱得恰像一張爛草紙。她把她底走一步路，塗一點胭脂，一個片刻的笑容，都做一個不知道結果的冒險，——她使我這樣感覺到，但她並不怕任何的冒險，她底偏向着貪慾的舉動常常是歇斯里的，不能究明的。對着鏡子重重地擱自己的臉蛋，出於突然的感觸地咬斷她底木梳子，或者瘋狂地撥着我底頭髮……

有一次因爲我底神經過敏的判斷把她激怒了，她那麼怕人地發着脾氣，叫出來的聲音比豬的還聒耳。

那時已經點着了燈，我還逗留在她家裏沒有走。

「到老虎坳，你出世的那個鄉下去，」我試試向柳飛雲勸告着。「講到怎樣過日子，——一個人有一個人底嗜好，可是他們也有一個共同點：靠那一邊更圓滿些，更自由些。你底鄉下對你是有幫助的：肥的地，清的河，會養好你，自己種一點蔬菜，到果園裏去做幾個月散工，沒有比這更逍遙幸福的了。」

「不行，在那邊我有一個單眼的伯父。我怕這個人。誰也不知道他做什麼事的，常常打死人，夜裏又在山墳中間穿來穿去，——自己說是要捉蟋蟀。他對大家說，他擁有權利把我賣到新加坡去……他心裏面真是那樣想着的。……」

「……就是菲菜花，也不會開十二個月那麼長久嘍！……」

「他們說我至少還有五年。在我自己，我是捨不得省城呀。」

「你聽見過蘇醒民這個名字麼，她也是捨不得省城的。她做過一個姓林的軍閥底五奶，一個軍衣店裏的女工，一個東堤的老舉……最後，一個婦女協會的執行委員。除開幫助自己，還可以幫助姊妹！」我告訴她卽令在省城也能够做些有用的事。

柳飛雲沉默地站在窗前，把兩個肘肘攔在窗台上面。夜底昏黑在她身邊流走着，只穿了一件舊的薄綢單衫，細長的骨骼更清楚地被勾描出來；她底腰桿歪扭地斜伸着，好像可以從兩條長長的大腿上拆除下來。

我變成那堵牆底降起的一部份。在她底房間裏，靠着一張缺少了一條腿的小長方棹子，我坐在矮檯上。微弱的燈光使我底顏色灰暗。

「爛了，霉了，永遠地，永遠地……」她憂鬱地呻吟了。

她底姐姐柳春花在低矮的小客廳裏移動某種笨重的傢具，用帶着喘息的破喉嚨唱：

「約郎約到月上時，

等郎等到月偏西；

不知妹這裏山低月上早呢？

還是哥那兒山高，唉，月上遲！——

她底歌聲給醉漢底呼喝擾亂了。外面有拖動什麼東西的嘈音，糖荳草菓小販阮四說着淫穢的話，顛顛頓頓地跑了進來。他是一個三十多歲的高大漢子，腫眼睛，臉上圍着許多粗而硬的毛，一枚新鮮的不會剝殼的栗子似地。

像螃蟹一樣，他用兩隻粗大的手攥住柳飛雲，把她抱到床上在那裏打滾。阮四用全身的重量來壓

她底胸部，舉起腳來踏在她底臉上，挖出她底舌頭來……把她屈成一個圓球，緊緊摟在懷裏。

她掙扎地推開阮四跳了下來，站在林邊渾身發抖；那個醉漢彷彿突然睡着了，嘴裏說着含糊不清的瘋話。

「……你先脫衣服，那麼……替我說……叫他們倒盆冷水來——給我擦擦……你先脫……一會兒，替我脫……」

我忍耐不住了。我把阮四拖了出去，使他坐在街外的牆根那裏，然後踢了他幾腳。她底姐姐春花和她底媽媽煥嫂圍繞着我，牽扯着我底手脚，做出尖銳的聽不清楚的怪叫。

柳飛雲把她底眼睛望着地下，說：

「……他們都是這個樣子的，都是一樣的。」

「爲什麼讓他們這麼猖狂呢？……不要讓他們走進你底房間！這裏一定要劃出一個限度，你不能够沒有界限地忍受那麼多——或者，你預備忍受到那一步田地呢？他們這種玩法是早就超過了限度的了。你還年輕，——年輕人沒有這種義務！你還不會到可以看所有的醜怪行爲的時候！」

「你是筆直的，一個筆直的爬山佬！」對於我底抗議，柳飛雲這樣回答着。而猜想不到地，她突然朗聲笑起來了。

「我告訴你——連你這樣笑法我都不能忍耐！」



但她是笑得更利害了，而且吩咐她底姐姐道：「去把大木盆洗乾淨，打滿一盆水，等趙先生沖涼吧。」

隨後又帶着不像虛偽的，歡樂的笑，對我說：「我們是不挑選客人的，一個契弟或者一個排長——由他去。每天晚上都有一個主顧，我是這樣簡單的，就把什麼事情都拋進滲井裏……讓牠沉到地心……不過你應該知道，我有時也寧願歡迎你。」

「但是我真不好意思……」經過一個短短的沉默之後，我確實知道她把我當作要在這裏過夜，這樣回答了。

柳飛雲爆發了一個瘋狂的叫鬧。在薄薄的板床上打滾，用拳頭捶得朋咚朋咚地響。跳下地，一匹癩馬似地跳着，罵出一切下流的話，幾次想撲到我身上來。我沒有預料到她能够這樣傷害我底心，用手把眼睛蒙蔽起來了。煥嫂和柳春花站在門口，只是呆呆地站着，不說一句話。她們底表情是異常迷亂的。

她急迫地拉上了板門，撕開了自己的衣服，脫掉了褲子，走到我底身邊說：

「一看吧，看我這一身傷痕吧！做了一件好心事麼，你以為你自己，你爲什麼要趕走了阮四？好，你把他趕走了，——這在我，就是一頓藤鞭，一頓火鉗，在出血的地方是一頓火爐灰！還有什麼呢？（這時候她改用了較低緩的，帶嘲笑的聲音，）我知道我底胃口吃得下什麼。把你底仁義道德帶回去

吧，你這「春不老！」你底表妹要牠，你對門那個大姑娘要牠，不要來打擾我，跟我開什麼玩笑……你會跟着我底脚步走，可是你不曾跟着我底意思走，你是蠢牛……」

最後，到她疲倦了的時候，她就坐在地上，把腦袋擱在我底大腿上面嗚嗚地哭起來了。

陰歷六月魯班師傅誕以後，只在柳飛雲家裏冷落清靜的早晨，我才去看她。

我已經成爲一個可疑的客人了。最近的一個可疑的客人是一個叫潘素的年輕男子，自稱油店底少東，和柳飛雲在旅館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一早帶走了她底衣服和飾物，把她一個光身，丟在小旅館裏面。再前些時候，有幾個熟客喜歡在沒人看見的場合裏帶走她們家裏一些小物件，她們底可疑的客人是很多的。

碰到前一晚有客，柳飛雲就在早上睡覺。

柳春花用她那一把不乾淨的指頭插進茶杯裏洗着，一面低聲唱着情歌。——隨後就把一杯黑糯米酒那樣的茶放在我面前。她底年紀和她妹妹差不多，但看來衰老得很：腦袋小而圓，肩膀狹窄，從腰底下突然肥大起來。滿身都長着小粒的紅瘡，腳永遠在發腫，不穿襪子，拖上一雙厚重的紅木屐，走路來給什麼祕密的痛苦障礙住了，吃力得很的樣子。她喜歡用的笑謔句子是那樣的：

「別了吧，飽死荷蘭豆了……穿心箭……」

無論她說什麼話，她總要使牠帶着多少份量的淫穢的意思。

煥嫂短小而堅硬，長年打赤腳，兇惡地咒罵着春花，但碰到挑水佬黎基的時候，却是過份地胆小的。黎基每天早上把自來水倒進大缸裏去之後，就一手拄着扁挑，坐在神廳裏和他算賬。他們有很多種類的賬目。

那年老的鰥婆一陪我閒談，就鵝啄米似地不斷地做起無謂的誇耀來了。

「我們本來可以不必到今天這個地步的。我們早就肯低頭的話，在鄉下，我有一個表哥，他是可以養我們一輩子的呵。另外又有一個表哥，是一個不知尊卑老少的畜生，有時是一個好人，他想欺負我們春花……這怎麼行呢？我雖是一個寡婦，有志氣的嘍！一但當她毆打柳飛雲的時候，她兇狠得使人戰慄。

如果是一炒白果，」（前一個晚上接不到客人）柳飛雲一早就起來了。穿一件淡綠色的布旗袍，軟而多皺，一隻蟾蜍似地蹲在天井裏，望着我沒有憂慮地笑。片刻的痛苦底解除，是可以令一個人變成飢餓而健忘的，而且近視，但是人類的殘暴並不會得到自然的滿足，一個小期限的休息不過是生命底沒有意義的延長裏的無恥的作用罷了。

「從今天起，你索性休息一個長時間吧，」我蹲在她旁邊鼓勵她，「等到你底強壯回來了，你就可以抬起頭來……」我握着兩個拳頭向地面伸出去，意識到自己的興奮。

「明白點說，你到底要我怎樣呢？」

「我要你馬上不要幹這種損害你自己的事。」

「但是你犯不着這樣逼我呀！」

一塊白布裹住她底腦袋，她底臉更小些，精緻些了。所有刺眼的顏色都洗除掉，嚶淡的素淨的皮膚自然地舒展着。在小的略略尖出的鼻子旁邊，幾條淺淺的肉紋刻畫着她本來的伶俐和自傲。

緊貼她底房間，天井一個角落裏是一個方形的大滲井，整間房子的污水都從這裏緩緩地排洩出去的。永遠蓋一層油光在稀軟的淤泥上面，發出陰森的臭氣。——坐在柳飛雲底房間裏，一個人也會感覺到從濕潮的泥地裏冒出陣陣的涼風，腐爛的味道，或者簡直是骯髒的水沫來。……那兒是一個大的滲井。

因為一些事情，我從廣州到梧州，又從那裏到香港，在最後一個地方住了九個半月，重復回到省城的時候，已經是一九三三年的冬天了。

在一個吵鬧的，熱烘烘的天台游藝場裏，我無意中發見了柳飛雲。還是那樣爽快的性格，似乎瘦了一些，同時矮了一些，——那是她底沒肉的背脊開始向前面彎下來了的原故。濃厚的脂胭掩沒了她底本來的面容，可是高聳的顴骨和臉上凹陷的部份却因此更明顯起來。

她只穿了很單薄的夾衣，雖然披上了紅絨線的圍巾，靠住我底身軀的時候，還是不住地打抖。她命令我用一條胳膊圍住她底腰。

「你自始至終都沒有和我睡過覺，不過你是愛我的，是不是呢？……」柳飛雲自信地說了。「媽媽，姐姐，我們都看得出來，你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傻仔。去年整一個夏天，你都在那裏發單燒，以為你可以打動我底心——我會丟下了媽媽她們，和你一道逃走……你如今還做這樣的打算麼？」——我還做這樣的打算麼，這奇怪的姑娘！她又說下去了：「……一個人行樂要及時，不要往千年萬載那邊想，對一個姑娘用了幾個月心機，你還是什麼都沒有得到，——你自己想想可值得？我會整得你骨酥筋軟……可是我不會替你佈置一個家庭……」

「我叫你走，却不會叫你跟我走。」

「你沒有叫，是真的。不過你也沒有說出地方，除了跟你走，難道我能够走到沒有地方的地方去麼？」

我和柳飛雲一道走了回家，煥嫂一看見我，就吃了驚似地叫：

「姑爺回來了，姑爺回來了。來看呀，這就是我告訴你們的那個男人！」

有幾個顏色灰敗、穿得非常破爛的女人跑出來把我們圍住了，煥嫂懺悔似地正經地說：

「現在你娶了阿雲吧，我們想想，是應該答應你的。……你只顧養他，隨便你叫她去讀書或者怎樣……不要你多養一個人，也沒有什麼條件！」

幾個女人散開了，裝得很有興味似地坐在方凳上，或者很響亮地在喝着熱茶。

何四姑，一個身材像小孩似的中年婦人沙聲說出她對我的意見。

「是一個利害的姑爺呢，扮成真像『阿初哥』（沒有經驗的人）那付模樣……」  
我不能不指出煥嫂底錯誤，——她們大家的錯誤了。

「我只是要你鬆開阿雲底細絛，」我直接說了出來。「不會說過我要娶她。就是她嫁了我，那對她也沒有什麼益處，有一天忽然飛來了幾架飛機，把炸彈不帶眼睛地砸下來，我也許就會死掉的……」  
她自己仍然會變回一個那樣的女人……我們不會有什麼幸福……」

阿四姑搖着那不規則形的腦袋接上說：

「他不說真話的，他要叫人摸不着頭腦。」

另外兩個較爲年輕的女人，葉金玉和余珠，用很清朗的聲音批評我底面貌，她們故意使我聽得見，「倒像一個周倉呢，」「不，沒有那樣黑。」接着她們就淫蕩地互相扭纏着笑了起來。

「說是還沒有娶過老婆呢，你相信嗎？」誰這樣提醒大家，一個巨大的哄笑聲把一切都吞噬掉了

o ! !

柳飛雲家裏有了不少的改變。神廳低矮而窄小，穿洞的屋頂有北風像一把長刀似地劈下來，牆壁走了樣，好幾個地方的皮灰脫落了，茶杯缺了口，一切的傢具都蒙上一層黃漬。神廳裏縱橫地擺着許多板床，又黃又黑的蚊帳佔據了大部份的空間。……只剩下條小小的路可以通到神樓底，天井，和

後房。

柳春花一看見生面人就躲起自己，後來聽見我底聲音才慢慢地爬了出來，她渾身的小瘡都潰爛開流着發臭的膿水，不扶着什麼地方簡直不能走路，現在她只是成天露出驚訝的神氣沉默着，不再唱那些濃鹽的歌了。

不論什麼時候我走進那間房子裏，那裏的空氣總是惡濁的。充滿土藥，硫黃膏藥，和別的混合的腥臭。在地上，濃的痰，空的小鐵罐子，柴灰，有血迹的紙碎；在棹子和椅子上，灰塵，髒的衣服，脫落的頭髮，玻璃的碎片和斷了齒的木梳子。每一個牆角都堆着裂開的青磚塊，壞了的木桶和一些晒乾的樹枝。各處掛着陳舊的，轉了色的月份牌，上面那些裝束已經過時的女人的圖像，被畫上了眼鏡，鬍子，奶奶，和兩性生殖器。

給客人倒茶的是煥嫂，她穿着一件破的短棉襖，戴一頂赭色的絨線帽，皸裂的腳後跟打在冰冷的地上，洞洞地響，只有她一個人是這間房子裏面的健康不被損害的生物。——現在，即使是最低等的客人，這裏也不能接待，變成一車貨一的寄宿舍了。

柳飛雲把我帶進她底後房裏，打開胸前的衣服，請我替她診察看是不是什麼地方有一個小小的硬塊。那是一個和暖的有陽光的下午，——另外一張牀上，有一個叫做王宵紅的年輕病人坐在那裏捉虱子。

「痛麼？」

「不怎麼樣，你按按試試看。」

她那時已經在每天一定的時候發熱了，而且頻頻地咳嗽。平睡在凌亂的床上，她底臉現出蒼白的老貌，無論任何部份都是衰弱而乏力的。——一個人底希望會生出驚人的活力，而沒有了前途，沒有了關心，在極端的放任和受動的狀態之下讓自己的命運給人家砍削的人，一切的力量都要逐漸消滅而至於完全沒有。

「你底肺已經受了傷——」

「是那樣的麼？」柳飛雲用雙手搓着自己的臉。一個個人都有一點點的，他們說沒有什麼要緊。只要好好地捱着，一過掉二十五歲就不怕了。」

「但是你今年才不過二十歲……」

「不，再過幾天我又跨過一道門檻了！」她坐了起來，在我底耳朵邊小聲說：「我底日子過得真快的。三十，四十，——那時候我就完全老掉。我也有了幾個女兒……」

在過陰歷年之前一個禮拜，我和她們在晚間有過一場沒有結果的爭論。我首先開始說話。坐在大門檻上，望得見她們每一個人；她們都坐在床口，有些盤起腳，蚊帳在她們頭頂上斜斜地張掛着，裏面黑黢黢地像幾重山洞。她們都曾經在男性的淫威底下帳碎了自己，剩下了殘廢的，頹敗的軀壳的。



「能够救你們的只有你們自己。他們笑你們沒有羞恥，不知道使錢和惡勢力厭服別人正是一樁最大的羞恥事。他們在你們面前是恩人，關係，一阿官仔，一養活你們，可是却叫你們活不長久。把所有的毒種在你們身上，借了你們底皮肉替他們流膿。」我非常緩慢地說着。晚上的北風在我背後掠過，把矮門搖得貞隆貞隆地響。「你們不聽慣這種話，也不會想到要救自己。想到自己的時候你們只怪自己的時辰八字生來帶賤。信神的說命是神給的，神定的；信鬼的說這是前輩子的冤孽；信報應的說這是祖宗的家山。……你們信嗎，能够一輩子啞口無言嗎？你們又不是蠱九，又不是笨七，而且整天喝神罵鬼，咒祖宗。……看看春花吧，她現在成了一個什麼樣子？飛雲正跟着她姐姐底脚印走下去，而她開步的時候，不過是一個小孩子！……車貨不是人，是一架裝精虫的橡皮機器——他們這樣說，他們整壞了你們，回頭就說你們是蛇窩……要你們的時候，他們掏出錢來；不要的時候，或者不能用的時候你們就是垃圾，堆在街口，倒下大海，都沒有人說一句憐惜的話！你們都是善良的，能幹的，硬氣的，而且都是聰明的。廣州香港澳門都靠着你們才得繁盛榮華，而你們却都是罪人！」

她們都是我底話底最好的厭解者，但不是最好的信任者。也許他們一生中沒有碰到過像我這樣的朋友，一般地說她們是沒有朋友的。有些沉思着，有些做出頑強的輕蔑，春花把一疊撕開的草紙放在旁邊，不停地按一按膿頭，又把那張紙扔到地下，好像她是一個沿途地散冥鈔的棺材開路人。柳飛雲底眼睛啞而無光，臉是可怕地蒼白的，常常槌着胸口，打飽喘一般地透氣，顯然將要支持不住而暈倒

。換嫂對我表示着害怕而且厭煩，一步一步地接近她底女兒，預備在必要的時候對她盡護衛的責任。  
柳飛雲底殘剩的元氣使她不能甘心沉默。

「世界上——一行不知一行難。我們最下賤，可是我們不算最吃苦。多少良家婦女生了小孩，捱丈夫打，整天做工，却吃不飽飯。那些人是比我們更該可憐的！他們也生着各樣的病，磨到骨頭變成針，就死掉了，她們所受的待遇是公平的麼？不應該怨恨的麼？她們比我們平安，賢德，可是我們比她們——吃也自由，穿也自由，死也自由！——這是她對我最後一次表示她底勇敢和固執，而我們以後再不會有說話的機會了。牠兩條長長的腿在地上沒有意義地移動着，她底小腦袋埋藏在自己的手臂裏面。一個雪白的鎖匙圈子套在她底膈肢窩底下大襟的鈕耳上，在寒冷的燈光中閃耀着，搖晃着。

何四姑伸出手臂對衆人揮了一下說：

「大家聽我說，而且替我想吧。十一年前，我在揭陽碰到一個販賣生菓的福建佬，」她底沙聲突然響亮起來。「一根紙煙離開她底嘴唇一寸遠，白烟升起，薰得她不住地眯眼。「他在更深深夜靜的時候當天發過誓，說他一輩子不能夠離開我。我們什麼都弄妥當了，他忽然接到一個電報，說他底爸爸害鼠疫死了。他去了以後就永遠不回來。——我是說，難道不會落葉歸根找到一個人麼？；不是自己那條命做怪麼！」

「我碰到一個男人，我就猜想他也許要拖我上岸。我除了捏住頸子將就他，奉承他，說出無論什

麼他想我說的話……還有什麼法子！」年輕的病人王宵紅冷冷地加上這樣的兩句。

「所以你們就無恥。只有無恥和欺騙才換得到男人底歡心。」我用了更後的調子說。「……你們或許想着自己是媽媽，要哄得一個小孩子歡喜。從這裏你們就走上了一條罪惡的路！你們本來不必笑的，笑了。十分下流的事情也做得出，心臟就開手腐爛，魂魄就離十五六以後的月亮，一天比一天缺少，永遠不會再圓。一起頭，無恥和欺騙是爲了使別人快活，到後來牠們就成爲你們自己的一邊心，一隻貪心的手。……從前老太婆都喜歡對孩子們講那麼一個故事：一隻老虎把一個新娘娘搶了回去，非常愛她，把她當做自己的女兒；但是她因爲想做縣官底小老婆，就偷偷跑了出來，並且把那隻老虎引到縣官底衙門前面，煮熟一個大冬瓜，用冷水淋過了冬瓜皮，給老虎一口吞下去，燙死了牠。……殺死了一個無辜的老虎，自己做姨太太去……這就是一切罪惡底根源。你們總有一天要誇耀自己的罪惡……別人把你們不當人，你們自己也把自己不當人……」

「……你担心你自己吧！」

經過這一個短短的時間，空氣緊張而且嚴肅。不習慣於在這種方式裏接受對於她們的指責，這一羣灰色的襤褸的被悲哀咬成鈍感的的人物終於興奮起來了。我自己苦於沒有找到更適當的語句，也是興奮而苦惱的。

她們移動了自己的坐位，在燈前，憂愁的蝙蝠那樣飛動着，互相吱吱噲噲地交換一些低聲的談

話。

「……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呢？」

「做起一個正直的人來，難道你們不可以麼？拋了在不遠的東西，檢回來是容易的，——或者好似一個紙鴿還不會斷線……」

「做做好事吧，我在水裏面是知道有水的，還沒有弄成一條魚！」——我不知道他羞辱我們，證明我們不是人有什麼好處。」——別睬他，他一個男人總養不起這許多女人，我們一個人就要靠許多男人養活的！」——我覺得罵我沒有用處——最後，春花也搖動着小而圓的腦袋說了。

「如果我罵了你們，或者倒轉來。」我站起來說：「你們罵了我，都是沒用的！大家都是孱頭！你們頂好走到社會上去質問他們：『先生，怎麼樣呢，我們要不要活下去的呢？』……從他們底答復裏面找出那個原因來，可是他們九成是不會有什麼答復的。」

從油頭來的葉金玉和余珠顯得更加煩躁了。余珠大聲提醒她，「阿玉，他說這個社會呢。」  
葉金玉就一個關口婆似地說起話來，他底臉漲得緋紅地：

「不錯，你看——我們有一個社會。……我們是牠底污點，可是我們底根子種在牠身體裏面。一天我們醒了，我們就要牠賠償我們底損失……牠要負所有的責任……人民不能安靜地活下去，罵我們是墮落鴉。但是——我們並不是自己走下去，却是給誰打到地獄裏面去的！……我聽見過這樣的話。」

在一間嶺東學社裏面，有許多學生……他們叫我去陪他們睡覺，夜裏儘說着這一類的話。社會是什麼東西呢，牠是指的一條街道，一條河，還是幾間衙門呢？那些年輕仔，他們要買我們底歡心，——其實也十分愛着自己，和自己所講過的話……」

「拔掉了心上面那些毒刺吧，趁早，趁着肌肉還沒有腐爛掉，」我稍爲感到一點歡喜，而且得意起來了。「我要阿雲，要你們大家一齊站起來，跨大步走出去。你們有很多路。」

「十八甫呢，雙門底呢？」

「沒有現成給你們預備好的路。」我警告着：「在你們自己關心自己之前，別人是更加管不着的。而且，我們那裏會預先知道，對於一切都那麼清楚呢？」

她們形成了非常的混亂。歇斯的里地笑和叫喊，過於拘謹地困難地思索着，或者說着消極的非難的話。

煥嫂最後發表了她底堅決的反對意見：

「不是做夢麼？你到馬家門口檢起一塊磚頭，人家都會打得你半死！……韓六底一條葱都是韓六自己的，他說不賒，你就沒有，我們身上有一個「三分六，」我們才是自己的主人；一個銅板都沒有呢，我們底主人就是別個了……一個人，吃飯比說話要緊得多噯！」

在陰曆新年裏，一個從上海來的炸海珠石和築新填地的工人，出了四十地錢包月，把柳飛雲帶去

了，何四姑對我描寫着她底情況：

「四個男人在小客棧裏開一個房間。他們紅着眼睛，說着唔呀唔呀的鼻音話，打了牌就睡覺，睡醒了就打牌。唔，銷魂柳這一個月不分天光地黑了。她有時回來一個『骨』鐘，（一刻鐘）一換了衣服就睡，一句話都不和我們說……」

她說她不清楚那是四個人包月還是一個人包月。——柳雲飛自己也不確實知道有多少男人和她睡過。

「你看她捱得下去麼？」我問了。

「沒有什麼捱不得的。她至少還可以捱十個包月。至少的……」

一個月以後，我發現她們家裏完全搬空了。大門沒有上鎖，有一扇門就好像一塊薄板一樣靠在門框上。裏面是一個陰濕黑暗的大滲井，一堆一堆被兵棄下來的廢物，靜悄悄地，上蜘蛛，蠟蛇，蟻，在到處爬行着，在泥地上刮出一條條白色的紋路。

九月五日，一九三五。

## 保 證

一九三四年九月七日，廣州第八甫錦裕紡織廠的加油匠劉發死掉了。一個三十歲的快活的男子，喜歡和人家辯論，研究官僚和名人底隱祕，賭錢，性質是屬於爽快一類的。當爭辯輸了的時候，他就照着別人的意見做，——因此，他底不幸的結局並非出於不正當的殺害，而是由於自己的不小心。看來只好是這樣了。

那天夜深的兩點多鐘，他正在第二機房上油，十三號分機的皮帶突然折斷了，他和夜班機頭駱靜朝頂起嘴來，機頭命令他爬上扶梯去修理一下，而他堅持着先要將摩打停住。

駱靜朝是一個矮短的大胖子，說話冷靜而帶嘲弄，消夜的時候喝了一點酒，臉就紅通通的，他一面在挺出的肚子上搓着，使飽嚼容易打出來，一面把一枝牙簽吐了下地，說：

「爲一條皮帶要關電門，這碗飯吃得過意麼？」

「本來不關也可以的，功夫只憑手做，——可是萬一撞了板你能担保我的性命麼？」

「你頂好去買人壽燕梳；；我底雞巴担保你！」

劉發決定去修理皮帶，即使摩打不停也算了，但他故意重說一句：

「那麼停了摩打好了。」

機頭駱靜朝丟下他走到十一號分機那邊去，他走回來，加油匠還在斷開了的皮帶旁邊，皮帶好像長條一樣繞生在紡織機身上，又好像一條象鼻般有力地絡捲住牠。

「哼？問我要担保……」駱靜朝冷笑地說下去了。他底圓潤的嗓子清晰地在機器的噪音裏面跳躍着。「你一點都不知道自己的運氣好……哪，天天經過我們廠門口，賣薑糖的老頭子黎九，你去問問他吧。……今年七十四歲了，熱天一身皮，冷天一身爛棉襖，棺材還不曉得在什麼地方呢。……自己的本錢，自己做東家，自己做伙計：自己捱肚餓。……誰知道一天能夠賣出幾顆糖，誰知道一天能夠吃幾兩米，幾條青菜。說不定一天翻風，第二天下雨，……你底本事比他大，你底年紀比他多，你更應該受社會尊敬，——是這樣麼，他有過四個兒子，也許將來是四個主席，誰知道呢？……後來一個一個地死掉了，病或者餓，總而言之：誰担保黎九？丟那媽！」

劉發從扶梯爬上去了，在轉軸上面，他一頭松鼠似地巧輕地工作着，跟着他底身體底突然的翻動，他底右邊手腕已經斷了下來，左腿也受了重傷，另一個伙計趕快把電門關上的時候，他就整個從十五尺高的地方跌下來了。



## 蔗 船

「下船一百作七十呵，蒲拉，

上岸足足一百四十斤，蒲拉，……

來呀，人說種蔗總比種竹好咧，

來呀，看我底刀法如神！蒲拉……」

勒圍村開始他們底斬蔗了。像鐵尺一樣的無數的長刀在陽光底下閃耀着，濺出濃厚的糖汁，七八尺高的甘蔗一排一排地倒了下來，怒叫，呻吟，輕微地顫動，最後不服氣地躺在同伴們底身上了。蒼蠅和小芒虫受了攪擾，箭似地衝到半空中，又慢慢地落下來，在農民們底頭頂上盤桓着，排成凌亂的圓陣，有時偶然歇腳在那些農民底衣服上（搭在肩頭的，繫在腰間或頂在頭上的），吮一點汗水或糖漿，風是甜的。狗熊崗下面的平原全是蔗田，人底眼睛達不到牠們的邊際。甘蔗的蒲拉蒲拉，人的歌聲，在每一個上午裏互相唱和着。……

下午，他們用小艇裝載了那些甘蔗，沿着泥鬼河底灣灣曲曲的兩岸綠陰，運到上游去。

在這中間，他們圍住孫老蔭底小茅屋，和主人做着永遠不疲倦的刻板的爭吵。那間小茅屋只有兩

邊牆，其餘兩邊敞開着，是臨時在碼頭邊搭起來的一座辦公室。一個人坐在一張桌子後面抄賬，發票子，一個人站在一把大稱前面報斤兩，那把稱是用一根粗繩子吊在屋樑上的。

站在茅屋前面，用精銳的眼睛監視着一切，因為老是把一百斤算做七十斤地一搶稱一而和每一個蔗農吵架，仇視地互相罵着，那是老板孫老蔭。他是一個代理人，所有的甘蔗都歸他包收包運間接買給上游的糖廠。在勒圍村裏，他佔有近兩百畝的蔗田。——一個在比較上很多的數目。

這正是清涼的，美麗的春天，河裏沒有陽光，水蕩起濃厚的碧綠。岸邊的樹木都被圍抱在豐盛的茅草裏面，新生的鴨子醉了似地半沉在幽靜的水波裏。蔗船一隻一隻地，彼此保持相當的距離游上去了。

孫老蔭躺在最後一隻蔗船底船頭欄板上，一塊白布整個地裹住了他，看來恰像一袋石灰。當他們離開勒圍村半里路的光景，他睡熟了。

把竹篙插進河底，緩緩地推這最後一隻蔗船前進的，是一個沒有鬍鬚，光頭，身體矮而結實的老頭子，他底名字又長又古怪，叫做沒爪螞蚱猷尖大增福。

「睡着了麼？」他站在船尾大聲問着。

「回到從前那裏去了。」他自己回答。

跟着蔗船前進，左岸上，他底兒子小增福，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逐漸從茅草後面，露出瘦弱的

身軀來了。他向他父親揮着手，指指睡在船頭上的孫老蔭，笑着，又拾起石子砸在那白布包上。

使用他底有力的脚，大增福把一條一條的新鮮甘蔗撥下河裏，一面唱道：

「來呀，上岸還是足足一百四十斤！……」

那小孩子突然不見了。這時候，甘蔗已經被撥下河裏二三十根，他正發脚狂奔，趕到財神廟前面的河灣上。等候那些順水流下來的甘蔗。他會脫光衣服，鑽進水裏把牠們撈起來，然後切開一截一截地擺在村尾的蔗攤上賤價地賣給過往的口渴的農民們。

十月十六·一九三五·

## 粥 渣

「上海地有二十萬廣東人，可是只有五十個人吃我底粥！——有什麼發達呢。他們說暹羅生意要好做些……也好，這次回去要是找得到兩個好的拍子伙計，我也想到那邊去試試看。無所謂地，當做游游埠……」

「那些戲子爲什麼叫你做粥渣呢？」

「因爲我姓祝，又排第五。五是一渣。」

「這位大嫂真能幹，也是同鄉麼？」

「是一個潮州女人，不過做媒的倒是一個江北老虎婆。喂，（他對那個年輕而強壯的女人粗野地叫着）把頭拾起來，見見這位先生！——你看，就是這麼一個盜貨……我娶她回來第三天就知道上了當。一點用處都沒有。誰出五十塊錢我就要脫手的。」

他說了，舉起拳頭在那女人眼睛底下搖晃着。那女人臉上沒有什麼表情，只是對住他傻傻地笑，嘴裏發出一串聽不清楚的聲音，祝互伸手推開她底腦袋，大聲嚷出來：

「你聽見她說什麼東西麼？聽不見的！誰也不知道她打算說什麼，——就是這個樣子！」

粥店老板祝五躺在草席上，枕着一個鑲了銀邊的楠木小箱子。他底老婆一個田雞一樣蹲在他身旁，——就是那麼蹲着，走過來走過去，擦茶壺茶杯，用一條毛巾使力擦那張蓆子。

祝五抽着濃烈的生切煙。船身底震動把煙灰抖在他的臉上，他就跳起來，搖晃着他那灰白的，毛髮稀疏的腦袋，吹自己的衣服，手臂，和他們那張蓆子。他們開的粥店是在西武昌路和別一條路的轉角那里，祝五告訴我，可是生意很不好，五個月就關了門，那大半因為他底老婆不會招待的原故。

——以前，我開過小雜貨攤，有一回在一間包飯館裏做伙計……

船從上海開出那天的早上，他們兩夫婦一下船，就憑着彼此間不平常的舉動，引起了大艙裏這個角落所有的旅客底注意了。阿潮——他底老婆，走在前面，穿一身紫色的衣服，上衣長到幾乎遮了膝蓋，手裏捧着一枝白銅水煙袋，嘴子已經變成了黃色。祝五跟着她後面，背上揹着一件很大的行李，一面走一面罵她。第一次見面就可以看出來，這女人底性格是黏滯的。他們曾經花了許多工夫來找尋他們底艙位。

阿潮坐在行李上，動手抽起煙來。祝五來回運着行李，每次都吩咐她做一件事，而且罵她。她是一個皮膚黃色的壯健女人，年紀三十上下，有一個大的髮髻和一臉馴良而快樂的笑容。她很難得回答丈夫一句話。

全身的肌肉軟軟地垂着，腦袋扁圓的那個男子顯然是貧血而且疲弱的。揹着笨重的大箱子，腳肚

上的青筋漲了起來，顫顫地在差不多直豎着而沒有扶手的鐵梯上移動他底脚步，差不多跳躍似地走到鐵的地板上，牛一樣喘着氣，把行李重重地摔下來。

兩個送行的穿黑衣服的高大漢子走了之後，他們開始收拾行李，擺出牀位來。——在這整個的時間裏祝五沒有停止過叫囂和咒罵。他們橫橫直直地變動他們底牀位，把那些大大小小的箱子和籐籃擺成各種不同的款式。在祝五底不安定的指揮之下，阿潮機械地忙碌着，當她低聲和祝五商量什麼，她底聲調是奇怪的。

「哪，鄉里，你聽見她說什麼？」

「我一點都聽不出來。」我回答。他就安心地笑起來了，隨後又用手打那女人底臉蛋。

我們這隻廣東號一駛出了吳淞口，祝五就開始賭錢。最先打麻將，以後就賭牌九和番攤。我並沒有參加他們底賭博，但祝五仍然告訴了我許多門檻和祕訣。

蘇老惠，祝五本來就認得的朋友，是一個身材矮小，二十多歲的男戲子，走路和說話的姿勢都非常輕薄。

「祝五，我們差一隻脚呢。」他走過來，把祝五拖了過去，立刻有一堆穿黑色的半男半女裝衣服的人把他們圍繞起來。從那裏面，蘇老惠嘲弄地介紹那新朋友上場：「虹口的晨粥大王，粥渣！」

離我們一丈遠光景，那大約二十個戲子紮下了一座大的營盤。他們有許多木箱子，和別的奇形怪

狀的行李，——是够拿來砌起一道圍牆。留着長長的頭髮，說着許多切口和暗語，每一個人都同樣地，從長長的上衣裏面拖出一條黑絲帶，耳朶前面蓄着兩行短毛，嘴唇黑暗而帶淤血的顏色。潘老九是他們底中心人物，說出不斷的笑話讓大家快樂，時常開蘇老惠的惡毒的玩笑。

他們一共鬧着兩檯麻將，沒有休止地賭下去，旁邊看的人非常擁擠，聚精會神地沉默着，或大聲評論着，固執着自己的意見。要是早上，從他們那個營盤經過，就可以看見他們橫七直八地睡着，蜷曲地，臥伏地，變成一個個鹹魚的工作場了。

對別人加以損害的永遠不會滿足的野心使人們痛苦。在省城，我曾經認識一個帽莊老板李大運，黃矮而乾瘦，有着收買年輕的婢女，而又無饜足地姦污她們的癖好。五年之內，他就躺在牀上不能行動了。他的那些年輕的一妾侍一有幾個偷了他的錢跑掉了，有幾個當着他底臉和他底姪兒們做淫蕩的玩笑。……他呻吟，叫囂，但沒有人理會他。

這同樣的野心生在賭徒的心裏，也使他們痛苦。粥流瘋了潘老九七塊錢，贏了別一個唱花旦的金仔五塊錢；；有兩塊是欠賬。——於是他整個不安地激動起來了。他底老婆阿潮悄悄地從他口袋裏拿起兩塊錢，走到甲板上而去，他氣得像一匹瘋豬，辮住阿潮底髮髻，把她拖下來按在草蓆上，翻開她所有的衣服找出那些贓物。每次開飯的時候，茶房用一個大竹籬抬着白米飯到統艙下面來，乘客像囚徒似地各自用自己的瓷碗從飯籬裏搶些飯，蹲在地板上吃。阿潮把兩碗飯攔在一隻箱子上，當中擺

上一碟鹹魚，鹹蛋，或者一點臘腸。

氣憤憤地摔開牌，粥渣跳到自己的鋪位上，側屈着身子躺在那里。咒罵廚子，阿潮，和那些戲子，他最後說：

「……我這樣旺盛的脾風，是可以一直旺下去到十個鐘頭的！吃飯吃飯——這樣一阻滯，牠就算完了！……可惡的！」

他不吃飯。他底全身都露出興奮的紅色，臉上腫起一塊一塊的肉，眼睛充滿血的光輝，一面啃着乾的光酥餅，一面恐嚇阿潮。

「我就要搥死你，你等着吧！你不吃你底飯，望着我做什麼？……吃飯是有益的，飯桶！——

統艙裏整天都是昏黃而灰暗的。麻袋和篋包底腐霉，人類汗液底酸臭，敗壞了的食物底臭味，永遠盤據在幾乎不能流動而靜止了的空氣裏。地板上積着很厚的黑泥，痰唾，碎開的蛋壳和紙片。在微弱的燈光底下，乘客幾個一堆地聚攏起來，像一棵大樹陰影底下的一叢一叢的野香蕈。

用色子，骨牌，麻將，或小而圓的光滑的石子，他們依着各自的嗜好和迷信賭着，有七八個地方在響亮地抽着鴉片煙，只有很少數的人在靜默地睡覺，——不打呵欠，也不伸懶腰，只是繼續長時間地昏睡着。

在這里人類底活動——人類底偉大的力量底正常的發揮，是沒有的。在陸地上扮演各種形相的人



，彷彿現在單純而馴善，自甘墮落地成爲一些獸類了。

船在海水裏猛衝着，以一種喘氣的跳躍前進。舵鍊和機軸發出互相應和的巨大的聲響，好像在一間空洞的鐵屋裏滾動着無數的大石頭。隔着幾層鐵板，在統艙裏可以聽到海面上的噴發的波濤，不住地襲擊船身的海風。人們底身體，和一切的物件，都依着相同的方向緩緩地擺動着，在空中畫出大的角度。

在甲板上，聚集着能够抵抗風浪而且需要光線和空氣的乘客，同樣地到處佈置着賭局。——這裏，只是船尾底一部，用一塊大的帆布帳做着天幕，在船心，有鐵柵分隔開，那邊是輪機室，駕駛室，和船員底宿舍和廚房，一個中國的閒人不能闖到那裏而去。在最上層的駕駛室前面，白色的主人傲慢地來回踱着，長鬍子的奴隸措着短短的馬鎗神氣甯靜地站在旁邊。

兩個年輕的女人，短頭髮，穿着黑色的夾旗袍和紫色的短棉襖，從官艙裏跳了出來。她們在船舷旁邊站了一站，就逃回寂靜的官艙裏去了。一個胖的，藍黃色的，用尖利的嗓子對其餘一個說：

「唉，好冷呵……」她用的是純正的西關話。

站在我旁邊的阿潮忽然用廣州話批評起來了，這是令我詫異的。

「廢物！現在算什麼冷呢！去死都得了……」

「祝五嫂！」

「分明是這樣的，除了向老爺撒嬌……你想不是的麼？」

「你會說省城話的？這是什麼原故呢？」

「我會的。可是祝五說我是沒用的人，不許我和別的男人說話，不許我說省城話，他說我會捏我底喉嚨捏死我。」

這樣，我們就在船舷前面談了好些時候，一直到墨黑的雲一個大的鐵環似地從地平綫浮湧上來。那已經是我們底航行底第二天傍晚，我們不久可以到汕頭了。這個消息使她很高興。

「一到省城我就托一個姊妹給我找一份工，做娘姨或者什麼，」他這樣計劃了。「讓他一個人到暹羅發財去。總之，我不要他養，我等他回來，有一天命就等他一天。……」

「他似乎不會讓你離開他。」

「對你說過什麼話？那沒陰功的。」

「一句都沒有。」

「你底相貌不許你說謊。老實的呀。」

她底臉自始至終都非常平靜——差不多到了忠厚和愚蠢的地步，說話也是那麼平靜，謙卑的。

「……年輕人也許不喜歡他，但是我，」她說了，「我有過兩個男人，他們比起他來還要壞……真是打邊爐和打屁股！店子裏生意稍爲好一點點的時候，祝五就渾身都淌出糖味來。他對住那個算盤

嘻嘻地，狐狸一樣地笑，你狠狠地打他兩拳都打不出一點火來哩，……你不懂得一個做生意的男人，也不懂得一個做老婆的女人。」

「他喜歡講大話，嚇得住人的呀，——他一輩子不會照他所講的做，真要賣掉我麼，難道他？」她又說，同時露出一種生根在哀愁裏面的誠實。「兩個月以前，祝五還是一個大顯大慶的開心的脚色。有一天下雨，他在店子前面撐起帆布帳，不知怎樣他踹了一個矮仔兵一脚，這種事情有什麼稀奇呢，只值得一個「對不起」——但是他們打起來了。那時矮子兵有兩個，所以打得很不公平。結果呢？巡捕來了，巡捕是聽得懂祝五說話的，還是把他帶了去；也不知道什麼道理，他底粥店就不許開下去了。——朋友們對這件事怎麼說呢，他們，跟祝五底師兄小廣東底意見一樣，說：「沒有帶到軍營去，好運氣！……」這樣，祝五就到處扯起謊來。」

她對祝五的愛護和偏袒，有時好像她竟是他底媽媽。這時候，爲了不滿意於戲子們底吝嗇的拖欠，祝五不和他們打牌，加進別的賭局去，大聲嚷着：「有賭未爲輸，塘乾又見魚！」更加生動起來了。

輪船不住地前進着。到處都有各種的聲浪——牠們無疑是從物質底彼此的撞碰而發生的。但是在統艙裏只有一片死一樣的靜止，賭錢，抽鴉片，不過是一些沒有意識的抽搦和擰擊，實際上，他們已經成爲沒有一個人的空船上的若干垂死的屍骸，絲毫彼此之間的關心也沒有了的。

我們從汕頭開出不久，艙房突然宣告要舉行臨時的查艙。

「抄軍火，抄軍火，……」收拾碗盞的茶房沈阿福在脅旁夾住一個大竹籬，不住地向乘客解釋着。他短小而肥腫。眼睛發紅，彷彿全身就要從那裏開始潰爛，摹仿廣東話底調子，難聽而且可笑。

祝五不相信這統艙裏面會裝載着海賊，一開頭便憤憤地叫嚷着：「……我們都要死了，誰有那麼多力氣做强盜呢！自然的——我們想搶想偷也想殺人，可是我們伸得出手麼？要是能够那樣就好了：讓我買五個女人，打扮成五個老婆：痛痛快快地賭個一年半載。……我們都是壞人，這是誰都知道的。可是海賊——他們都是漂亮的傢伙，住在官艙，大餐間裏，誰都認不出來！……」

花旦金仔用他本來的沙喉嚨低聲說起話來：

「……只因爲你是一個唐人。坐五次船查五次行李，這在一個唐人是本分的義務。無論在那個埠頭，唐人是頂守本分的無主孤魂。怎樣呢，做一個唐官試試看嗎？……」

「你們全是胡說。這到底是爲了公共秩序。」潘老九大聲摻進來說，「你粥渣打你那個潮州婆，還不是爲了要叫她守家庭秩序麼？」

「比喻是沒有價值的。一個唐人不要咬一個唐人，」粥渣勸告了，「難道你是船主底老婆麼？你怎麼曉得你底爸爸從前不打你的媽媽？」

那班戲子已經做成了拒絕檢查的決議，蘇老惠赤着腳站在草蓆當中，伸出他底精瘦的手指對大家

宣佈：

一……叫買辦替我們傳話，我們這些行李通通倒在地上，還要在三天三夜；而且又是海關檢查過的。我們有一個行頭，我們唱戲。什麼地方都找得到我們的，我們不會逃走。……除了女人，我們是什麼東西都不偷的！……一

但是買辦毫不躊躇地拒絕了他們底請求。

茶房把所有的門口和路口堵塞住，二副哥士連，一個強壯年輕的洋人，身個兒很長，藍色的眼睛，捲曲的金色的頭髮，帶着四個印度人走下來了。跟在主人後面，他們都有着偉岸的身軀，和平的小而深的眼睛，梳得非常服貼的鬚子，黑色的手鎗和短短的皮鞭把他們裝飾成嚴厲而且勇武。

哥士連是公平而快樂的，他底高高的鼻子和輕捷的舉動替他說明了。他穿着純白整齊的制服在那些黝暗的生物裏面走動着，好像一隻白鷺掉在灰藍色的野鴨羣裏，——我看見阿潮坐在蓆子上癡癡地盯住那個白種人。這時候，她底思想成爲神祕的，而照我底猜想，帶着恐怖的預感的了。

統艙裏面的空氣統一而且單純了。恰像誰給了一個強力的暗示，大家就在一秒鐘以內停止了正在繼續的動作。一個有名的戲子出場的時候，這種情形是常常碰見的。

比起汕頭海關的中國檢查員來，哥士連較爲沒有那麼精細。他不要乘客打開小小的盒子和鐵罐，他底方法是把手臂伸進一大堆衣物中間一把匙羹般地攪動幾下。對於皮黃骨瘦，兩肩高聳的抽煙客

，他顯出有意的客氣，——在那個時候他只用眼睛檢查，而且舉起他們底煙鎗舞劍般地揮耍着，裂開那付威嚴的面目逗他們說笑，使他們慚愧地接受他底不倦怠的恩澤。

祝五慕仿着一種軍隊的敬禮，並且要求他：

「我向你討一個人情……」

這是香港的規例。——但沒有效果。他終於也被檢查過。

第一次，哥士連從那些戲子那里接到抗議了。這是一個悲慘的抗議。潘老九說話，——大聲而且毫無禮貌。所有的乘客都把他們圍繞起來，要親眼看見這富於刺激的事情怎樣發生和結束。

「所有戲子底行李都要搬到艙面上去聽候檢查！」——這是二副哥士連底命令。他把他底命令告訴那四個印度人，由他們轉述出來，他自己從窄小的鐵梯先跑上去。時候已經是傍晚，統艙裏面昏黃的燈全開亮了，不過從圓形小窗洞還可望見乳白色的海面的明朗的天。

嘩囉又們和戲子們中間立刻爆發了兇狠的打架。文明的都市製造出來的皮鞭和鑲了貝壳的鎗柄打在有顏色的皮肉上，同時拳頭和木棍向那些包了布的腦袋還擊。他們各自發出不同的叫喊和警告，——在這時候誰都分辨不清的。

蘇老惠和花旦金仔正在收拾一個身體魁梧的傢伙，他們一個騎在他身上，一個舉起空的鐵罐子敲他底腮骨，……他忽然翻身站了起來，把蘇老惠摔到遠遠的鐵地板上，然後用厚重的皮鞋踢那花旦底

腳踝。

其餘的人混戰着。……那些印度人憑着充足的氣力和堅強的武器迎戰入數很多的敵人。有一個却  
被制住了，倒在地上，搖着腦袋叫出古怪的聲音。……另外一批的四個嚙囉又抓住短短的鐵棍子又跑  
下來。

從搭客裏面發出種種極不一致的論調，他們不能決定是否該同情那些受鄙視的，不光榮的戲子。  
「隨便多麼大就多麼大吧！動手！做掉那些狗！把他們摔下海去！」

祝五發出這樣的咆哮衝進去，立刻消失在人堆裏面了。我憎惡那些服服帖帖讓二副檢查行李，而  
現在以冷淡的，或甚至幸災樂禍的神氣望那班不服搜查的戲子的搭客，又被祝五底勇敢激動着，也和  
祝五發出呼應的咆哮，立刻被熱血騰沸的鬥毆捲了進去。幾個白種人跑下來站在旁邊看，指揮着，他  
們並沒有充足的勇氣參加這種肉搏。結果我被一種鉄器撞傷了右耳，幾乎把牠打聾。

事情得到帳房買辦底調停而解決。他跑到船主那裏說他有法子搜查，他要負全責辦這件事；而對  
那些戲子，他却這樣說：現在已經由他講好人情，可以免除對他們的搜查了。……

第二天早晨，我在甲板上碰到祝五。那時大約上午五點鐘，溫暖的太陽剛洗了澡從水裏鑽出來，  
水還是紅的。——離牠較遠的仍然是深藍色。他坐在冷風裏呆呆地看海，照他底困倦的面容推測起來  
，一定通宵沒有睡覺。

「怎樣了，粥渣？」

「輸了，——整整輸了一個晚上——頭昏腦脹地……」

那個上半天，在船尾的廚房門口，在用厚帆布覆蓋着的貨倉口上，他碰到我就對我說下面的話：

「唉，你知不知道賭錢是一件什麼事情呢？——說不定你知道，說不定你不知道，牠的確是這個

樣子的：只有聰明的腳色才會受牠累。昨天晚上我沒有錯過一點……正因為不錯，所以就輸了，」

好像他做了一件對不起我的事情，一定要找個理由來向我解釋似的。

我摹倣他慣用的口氣說道：「有賭未為輸，塘乾又見魚！」

「塘乾……：你能够借兩塊錢給我麼？我已經找不出本錢了。你知道我那個管塘的老板娘有多麼蠢！」他彷彿要哭出來似地說，一面舉起拳頭打自己的太陽穴。他底憂慘的面孔，萎縮的，歪斜的；時不時要引起別人底憐憫的念頭。「……要是她懂得你那句話，她就不會拚命跟我吵架，一個錢也不放鬆了。她蠢，所以不相信賭錢……：但是，我們還是談點別的吧。」

我們有時談到這樣的問題：

「知道什麼人對於你不懷好意，」他說，「有了難以向你說明的虧心事，要馬上把牠忘記了。這樣你就有福。」

在他身上所有可以貯藏東西的地方都裝滿了世故的教訓，她們有些是無知的，不合理的，而且非



常可笑。可是對於祝五本人，只有在掏出這些寶藏向別人誇耀的時候才是幸福的。

秋天的透明的雲影反射着純藍的勇敢而潔淨的海面，有一股宏大的昏眩的光亮籠罩了我們。……於是他又告訴我別的冗長瑣碎的故事。大半是關於他那些老婆的：他在某一個時候娶一個怎樣的老婆，往後又要怎樣的別一個。他底臉會泛起較為可愛的鮮紅的血色；黃蜡一樣的臉皮被熾熱的火烤熟了，乾燥得要捲曲起來。

「我從前娶過三個老婆。你想想看，假使這樣，一個人可以懂得多少事情！……第一個叫做阿嬌姐，是一個打工的「阿媽姐」，跟她底主人到北平去了。我曉得她爲什麼要跟主人一道去，但我們是不會講價就「住埋」的，所以我不去問她，也不等她。……第二個叫做巧弟，是一個來歷不明的寧波女人，她替我生下一個女兒，但她比我底女兒吵鬧得更利害，我索性把她們一道賣到新嘉坡去了。……第三個最奇怪：也是出錢買來的，一天到晚賭字花，我底錢給她輸完了。有一次我狠狠地打了她一頓，她自己就吊頸死掉了。現在你看見的，她就是我底老婆，這是第四個；其實除了給我製造麻煩以外，什麼都沒有，而且不會有的。」

此外他還要加上說：

「總之，她們要想花你幾個錢，使你爲她們吃點虧，辦法真多得很！」

我不能同意他底觀點，痛苦地張開嘴望着他，找出可以駁倒他的話來。他對我是很清楚的，知道

我並沒有結過婚，而且很窮困。他會不相信我底任何意見。

「你有什麼值得這樣驕傲的呢？凡是你所會做的事，她們都會做的。喝酒，抽烟，賭錢。還有什麼？」我終於平靜地說了。「從你出世的第一天起，你就受着女人底恩惠，她們無論在怎樣一種災難底下，都是鎮定而且賢德的。多少男人喝了酒，把自己賣出外洋去，殺了人，或者自己殺了自己，可是女人總是忍耐地活着，使自己活下去。——而且把你養大了。」

「好，照你說，我們要把一個什麼位子給女人坐呢？——我一點都不懂你底話，你也不懂我的。」

他只是簡單地這樣表示着他的疑惑，就走到甲板上隨便一個賭局旁邊，呆呆地站在那里。有時他要站在那里花掉一兩個鐘頭，才伸着懶腰，沒精打采地鑽下統艙裏去。

偶然贏了錢的時候，他就跳到船舷旁邊，對那偉大無邊的藍色的海唱着：

「在我底額頭之上，

本來是鰥夫兩個字。

現在我有了老婆，她呢，

伸手替我摘了下來了！」

他底唱法很古怪，好像是他自己用天才創造出來的，濁重的聲音中間，插進許多唔呀唔呀的拖

腔。

他做出不是別人能够摹仿的奇特的舉動來。表明他向快樂裏墜下的深度，他要拋棄一個空的鐵罐子，就做出某種運動的姿勢，口裏念道：

「他年相見，後會有期，去吧！」這樣，他把那件小小的廢物擲下海裏，牠給海浪吸引着，迅速地不由自主地向後倒退，一會兒就落在很遠的後面的視線之外了。

祝五開始向我解釋海和船的友誼怎樣惡化，牠們現在保持着什麼關係。

「海是聰明的，強壯的，溫和的，」他說了，一隻手臂在空中劃着圓圈，「但是所有的船都對不起牠。——這就是，牠們天天都把許多煤渣吐在牠身上，牠忍不住了，以後每見一隻船經過，牠就亮出牙齒來。你看這些浪！爲什麼海會有浪呢？……船還是把煤渣吐在牠身上，狡猾地穿過牠底牙齦，把牠氣得口裏吐出白沫來……」

他常常用這種美麗的想像娛樂自己，或他所喜歡的別人。

有一次，阿潮從長方形的統艙洞口跳出來狂奔着，祝五在後面追趕她。女人臍肢窩底下夾住一個鑲了銀邊的楠木小箱子，——那是祝五底枕頭，他們貯藏現錢的地方。

出於他底意料之外，他第二次經過我面前，他底枯瘦的兩臂就被我捉住了。

他喘息着坐在一個繫纜的鐵墩子上。我低聲對他說：

「記住：不要超過你底權力，你不是她底主人，總而言之，你還不是你自己的主人。」

「你爲什麼要到我這里來找晦氣呢？」

他大聲回答我。臉上憤慨然而寂寞。

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的對話，船到了香港，又從那里開上省城的時候，統艙裏就沒有了粥渣和那些戲子，他們已經被一大隊印度差人押到島上去了。

十一月二十四，一九三五。

## 奇怪的木匠

用不着證明的，有許多人糟踏了生活：用他們底苟且，私心，和懶惰，而有許多人却是被生活所糟踏了的。生活是人類創造出來的，——憑了這點，所以牠美妙。可是果然如此麼？當牠被欺騙的大網裏纏起來而一直向罪惡的洞底下墮，牠便會緊挾着多少人物一同落下——這難道不是醜惡，謬悖，可恥的錯誤麼？……

奇怪的沈佳是一個年輕，性情和善，技術巧妙的木匠。——是的，誰都知道的，在官福巷有過一個這樣的木匠。顴骨和牙齒都向外突出，臉長而小，短的黑頭髮一把大的毛刷子似地豎在頭上，眼睛不大明朗，罩着很粗的紅絲絡，壯健，爽快，沒有結婚，入迷地愛着任何人家的小孩子。

他說：

「會做椅子，桌子——這算不得一個木匠！刻花瓶座子，刨槍托，是頂不知羞的玩意兒！」

他底老板王福來回答他道：「沒有這個道理。聽我底指揮的人個個都是木匠！什麼，——」王福來高興做這個，那個我又做不來，」分明都是錯的。我底話對了。」

王福來是一個著名的會賭白鴿票的土著有錢佬，非常懂得剋扣伙計底利益。

沈佳是最不專心，最不起勁的僱工之一。他在王福來面前叫他吃驚地打着長長的呵欠，好像長年長月都沒有睡過好覺。在刨木凳上睡着了，簡直要他底老板舉起布鞋子踢醒他。

「你不打算在我這里做下去了？」

「你難道不能夠給我一點獎勵麼？」他回答。好像王福來做了一件十分對不起他的事，而他已經慨然寬恕了他，爲了表示好意才老實地說下去：「我知道你遲早會做了我底生意。——可是真地這樣做了，你知道你會把我俄死的！」

王福來每天給他加了兩分錢的工錢。他是服從了一句俗語：「好東西不便宜，便宜東西不好」的。沈佳底額骨更加向外突出，而且鮮紅，閃着油光，表示自己的高興了。

但是不上兩個月他重復懶散萎頹下去。

他底頭沉思地傾側起來，上下唇扯歪地裂開着，——誰都相信因爲牠們曾經努力要包住那些牙齒，結果成了這樣的。

「你看呀，我簡直不像這樣的人。——不是無賴得對不起東家了麼？」

他咆哮着，把他底精神現象向叔父沈澤之訴說，沈澤之是一個毫無出息的鴉片烟精，臉青灰，兩肩常常怕冷似地縮起來，嘴唇很大而向外捲。

「好，讓我來看看你是一個怎樣的人。」

他一聲不響地在房間裏徘徊着，拿起衣服，茶杯，精細地翻來覆去地看。放在鼻子前面嗅，於是過了十幾分鐘，他慢吞吞地向姪兒沈佳要求道：

「現在，給我一點錢吧。」

只在接受了同屋住的或鄰居的招請和定貨的時候，他是高興而熱心的，完全恢復了青春的活力。他在店裏偷拿了木料，灰油，漆，顏料和其他各種傢生回家，不讓王福來曉得。他這樣做是痛苦的。爲着除此之外無從獲得的某種愉快，他這樣做了，而他也能够估計那些材料在老板底打算之下會值得多少錢。

他替別人做了許多碗櫃，方椅，雞籠，矮凳，盆架，而完全沒有獲得酬報。還經常地應了他們底叫喚去修補什麼東西，傢衣櫃，八仙檯，板帳，神樓之類。有一次甚至完全重新油過了一付棕色的門扇。

他們有時請他喝兩百錢雙蒸。

「真是，——怎麼過得意呢！」

「我沒有爲你做過。我是爲了我自己的。」

他這樣回答所有的人。

他冥巧妙的構想和真實的能力表現於他所試做出來的玩具，和一些很像玩具却不能指定做什麼用

的東西。這二十多歲的年輕木匠用鋸子，刨刀，挖刀，鏃刀，鐵錘這類粗笨的傢伙，做成有些的確很有趣的物件。

小小的房間裏黑暗到即使在白天也要點燈，陳列滿了他底工作底成績。其中有幾樣他自己出於真心地喜歡的：一個大的木盤裏面擺着各種木頭做的小生物，人，牛，狗，馬；隨他底意思，可以變換各個的位置，一樣在別一樣後面追趕，或來着，咬着，或扭打着。從一塊木頭彫刻出來的兩個人，一男一女。他們底腦袋和四肢都是活動的，因此可以互相親密地擁抱，也可以互相兇狠地毆鬥。一隻長頸高髻的雪白的鶻，皮膚可以揭開，裏面有塗了顏色的內臟，——這是從雙門底大街一家書店櫺窗裏陳列的某種橫剖的動物標本得了暗示而摹擬成的。在牆壁上有一幅舞獅圖，只完成了一部份，是用墨筆先畫出來，再用塗了彩色的木條，木片，和鐵片，碎玻璃嵌成的。——店裏放工回來，他就在房間裏一聲不響地工作着，玩弄着。

他把即使最心愛的東西當做禮物送給一些小孩子，和他很熟的或毫不相干的，甚至只是過路的。粗糙，生硬，但是豐富的才能，這木匠給自己找出了這樣的消費牠的方法。

抽大烟的叔父沈澤之來了，和他爭吵了兩個鐘頭。他要求沈佳給他幾樣玩具拿去換錢，被沈佳嚴厲地拒絕了。

沈澤之把老板王福來帶到姪兒底房間裏，那是不多幾天以後的事。王福來在那里號叫着恰像一隻



受傷的公豬，哭出眼淚來，並且打毀了那里所有的物件，——本來屬於他的或並不屬於他的。……  
那倒霉的木匠沈佳在被革退的兩個月之後，跑到廣西一家小錫礦公司做小工去了。

一月，一九三六。

## 馬 森

離城三里路，一條田基小路直通到這里。沒有車也沒有馬，農民們全是赤着腳來來往往，用肩膀挑着他們底青菜，小柴和乾草，有時挑着他們底小孩子。嘴裏含着烟捲，他們底神氣是和平，強硬，然而也是深不可測地狡猾的。「猛加拿洗染公司工場」——這是一個炫奇的名字，工場地在我們前面用竹籬圍繞起來，籬笆上有一塊寫着這些白油字的黑漆招牌，再對開去是一座矮山，上面建築着種種式的墳墓。

站在水清見底的淺溪裏，小路西邊二三丈遠的地方，我們二十多個人工作着。馬森底位子就在我最貼近的左邊。我們從梳打鍋裏拿出煮過的衣服，稍爲蘸一點水就把牠掄起半空中，使力打在石板上……重復地做着，然後用全身的重量壓下去搓出牠底污汁。泡沫濺到溪水裏，使牠變成乳白色而且渾濁起來了。

我們停下來還沒有抽完一根烟，公司裏給我們送飯的汽車就在遠遠的東邊的公路上撒着喇叭，——已經成了習慣。但是那天因爲司機陸定底老婆害病而請了一個生手做替工，我們例外地獲得非常愉快的十五分鐘的休息。

馬森和我在對面矮山上找了一穴很乾淨的墳地，我們躺在灰沙地堂上，儘量伸直了自己的身體。灰沙很暖和，有如一塊架在火爐上的硬烤板，冬天的太陽也正用綿軟的適意的溫暖覆蓋着我們。

「這個天空……就是天天在我們頭頂上那一個。你相信麼？」

他開頭露出不能相信的樣子。「你常常去留心牠的嗎？」這樣說了，他驚異地睜開了眼睛。而且還有一個慢吞吞的補足：

「牠對我很冷淡。」

我們底四週寂靜而且美麗。微風蕩着新的松林，在我們頭上沙沙地來回緩步奔跑着。蘆黃色的野草並不屈服地趴在地上，彷彿是被拉滿了的彈簧，渾身鼓着勁去抵住泥土底居心不良的吸力。……一匹飛鳥都沒有看見過。只有草蟻，小甲蟲，蚱蜢，靜悄悄地，在乾燥的山地上忙碌着。

天空中滿佈了冬天不能夠有的明朗的彩色——天空，淡紫和淡青，正如一個沒有被惡俗的，輕薄的，自以為是的游玩家們糟踏過的野湖，上面浮漾着荷花的碎片。牠底橙紅色的巨大的獨眼——一隻巨大到人們不能設比的火筒般的眼睛，閃着變變的金屬的光亮。那是我們底太陽！

有兩道平行的雲霧直劃過半邊天空，插進太陽的光圈裏，恰如車輛的軌道。我感到我們躺着的墳墓已經開始晃動，順着那條軌道飛快地行駛上去了。

馬森用拐肘碰我底肋骨。

「我說我們底鋪子已經變成亡國公司。」

他說這句話的態度使我歡喜。「亡國公司」是十幾年前被廣州人民創造出來的一個有味道的名詞。那時候有三大公司曾經因為專賣劣貨（被人民抵制的貨品）而被人咒罵過。……我知道馬森這樣斷定是指我們「嗷加拿」公司接受了一批染料而說的。這批染料由一個上海來的販賣商人偷運進來，他底名字叫鄔理甫，他把他底外國貨物叫做「犧牲品。」

我不回答他。我問他另外一件事。

「……後來，那上海佬說了些什麼呢，那卵袋！——他每次到省城都要罵他在上海碰見的人，前回は罵他底親叔叔，再前回は罵他底野雞老婆……」

「如果照他說，上海的學生是不對的。」馬森向我指出，「他們宣佈只有他們自己才有資格愛國，別的無論什麼人都要不得。……鄔理甫非常賣力地形容那些讀書仔怎樣濫竽，怎樣驕誇，怎樣不睬別人的愛國舉動，他說有一回一個鐵匠對一大隊學生高聲叫喊，那隊年輕人居然動手打他，把他打得半死。……在上海提起讀書仔誰都覺得好笑……」

「他們沒有我們這里的聰明。「員生職工」一起包括——我們這里是對的。……可是，那上海佬不會扯謊嗎？」

「不論真假，值不得讓這上海佬礙在嘴邊囉！」馬森悻悻地說。

「對了，但丟那媽，——他也知道什麼對什麼不對嗎？……」

我們不做聲了。馬森愛悶着。他一隻被溪水泡白了的左臂屈在地堂上，翻身壓住自己的手。

天空做了一次更美麗的轉換，雲繚裂成更多的條紋，軌道消失了，——那獨眼的龐大腦袋現在披着一縷一縷的頭髮，一直垂到天邊。紫紅色的碎片溶合成各種形狀的鐵塊，好像牠們就要沉落下來。

「你爲那上海人發愁麼？」

「上海人？不是的。我要做什麼事，就不關心什麼人。」馬森說了，「我不快活是爲了我底岳母。……她逼我是爲錢……她騙我是爲錢……他譏諷我也是爲錢。我今天早上狠狠地打了她。……」

十五分鐘的休息已經完結，我和馬森後來大笑起來了。

我們需要笑。我們需要這短促而寶貴的休息。爲了我們底無休止的工作，辛苦，窮困，和我們自己無法擺脫的，只會蛀蝕我們底氣力的憂鬱。

二月，一九三六。

## 失去嘴唇的人

有一年我到東江蘭沙村的一間村立小學去找一個朋友，沒有料到那個人已經離開了鄉下到汕頭去了，我就住在那里等他。在這次旅行中我認識了周其通，一個上下嘴唇都被切掉，牙齒完全外露的貧窮的農民。

從渡船下來整整坐了一天民船——牠曾經狹窄的河道裏穿着水邊的碧綠的樹林走，好像牠是一條搖頭擺尾的青蛇——然後帶着捨不得離開的惋惜的心情踏上蘭沙底埠頭。當我問那站在埠頭上的高大而快樂的周其通我該走那一條路的時候，他反而這樣問了我：

「不先去找郭鞋嗎。」

我們一路走一路閒談起來。他使我明白蘭沙這時候查村查得很緊，沒有經過報告的陌生人在村子裏被發現了往往要處秘密死刑的。他底嘴唇底殘缺對於他說話給了很大的妨礙。他用非常難聽的喉音和鼻音代替唇音，異常費力。比了種種的手勢向我說明他所提到的人物底名字是郭排——並非郭鞋，他仍然勸我先去拜訪那個人。

「他是一個喜歡客人的酒鬼。有一回一個蕩長路過蘭沙，居然找得出三個都是知書識墨，又會喝

酒的女人給那軍佬。在鄉下這種女人是很少的。……駐紮在村前象鼓地的連副周雄就是他底外甥。……你讓他知道就行，不到公所去報告也可以的。——

「你喜歡郭排嗎？」

「我在他那里做長工。——周其通回答。——可是不喜歡他。——

他漸漸和我熟悉，於是他說了更多的話，連副周雄他也不喜歡，他沒有想到他肯去當軍官，不過他比較上還有趣。這個人開頭做賊的時候，別人都很敬重他，後來做了官人家對他就討厭起來了。——這沒有嘴唇的農民使我知道了這些，和別的關於紳士郭排的許多事情。

郭排有一次在鎮頭的茶館門口用左輪手槍打死了一個收買鴨毛的販賣商，圍着許多人看，沒有一個人去阻攔他，也沒有一個人想到怎樣收拾那具屍首。直到黃紫色的小肉蛆從那鴨毛販賣商底鼻孔爬出來了，才由兩個駐防兵來拾去扔進了河裏。附近的人家都受到了駐防兵底警告，不能夠對郭排說知道這件事，——像這一類的故事是悲慘的，而周其通底感情和他所講的話絕不相襯，他始終是全部快樂而且老是嘻嘻哈哈地笑着。

一個快樂無憂，見聞廣博的旅行家談到別人不會到過的地方，他就對於當時沒有感到興趣的小事都會興奮起來。周其通和這個相類似。

「你爲什麼那樣好笑呢？」

「爲什麼……你覺得不好笑嗎？」

他便又獨自笑起來了。我們走過許多田基路，跨過窄小的用一塊腐朽了的棺材板做成的橋，有時我們坐在高大的菓樹下，他底敘述就會更加明確，親切，發出像天空的壯麗的晴雲一樣的光閃，這地方不大看見攪肥料的發臭的糞缸，而佃戶底住屋——用木板敷泥做牆壁，或用泥磚砌成的簡陋的茅屋，大半都是疏落而孤另地分散在各處的。

「郭排拿錢請戲班回來演唱麼？……你們這里搭戲台好像很難找到好地方。」

「他拿的。他很敬神。」

和郭排認識是我在蘭沙住了不久以後的事。他跑到我住的地方來了，白綢衫褲，褲管捲起到膝蓋，戴黃斜布通帽，穿黑緞鞋，沒有襪子，年紀在五十以外，乾瘦而且口吃。

「……好好，你底朋友不久就會回來的。孩子都下田去割頭造禾去了。因此你看，這里是空空的，一他用非常純熟的廣州話和我說，「好好……你不到外面走走，看看我那些，蠢死的——蠢死的田工麼？」

每逢他說話，他底長而笨的手鎗就在他腰間的衫披底下跳躍着，使得他全件雪白的柔軟的短衫都飄動起來。

這是一個有風的晴好的夏天的中午，我們到田基上來了。廣闊的田畝在我們面前展開一個爽朗的



天地，鋪着乾燥的細土的禾田一直伸延到遠遠的叢林腳下，看來像千百睡熟了的巨獸在振抖着牠們底金黃色的長毛。呼吸是香的，帶着可愛的醉人的甜味。人們在田裏工作着，忙碌而且愉快，有些在割斷那些禾稈，有些在鋪了篾席的地上打着，穀粒沙沙地掉在篾席上。稻草漸漸堆高得像一間小房屋了，又重新建築起另外一堆，皮膚紫黑色淨茄子一樣的田工們躬着腰迅速地勞動着，汗液沿着全身的強壯的肌肉滴到乾燥的地上馬上被吸收掉。他們在使這塊豐收的大地變成光禿禿的一片平原，確實知道他們底力量逐漸使地面改換容貌了，他們是歡樂而且驕傲的。

他們底蒙上粗厚的白皮的手緊握着禾稈，勇猛地揮起鐮刀。牛角一樣的鐮刀張開牠底彎曲的大口咬斷那一把他們曾經辛辛苦苦地灌溉，防護，熱望過，用各種寶貴的勞力使牠生長起來的禾草。……新收了漿的晒過的堅硬的穀粒散開滿地，女人和孩子們歡樂得跳笑起來了。他們也同樣忙碌着，替男子們裝烟，倒茶，用竹枝製成的掃把收集起他們這一年中第一次幸運的收穫。

經過別人的田地，郭排總要想出一些詆毀的話。

「這是全村裏面頂沒良心的人所有的，自然，地也是一塊頂壞的地。」他這樣說。

而經過他自己的田地他就親熱而且仁愛起來。……他跳進田裏，跟別的赤裸的農民一樣彎着腰，用鼻子嗅着稻穗的香味，和那些勞苦的田工做長長的談話，他裝做和藹的樣子而他底對手常常裝做嚴肅的相貌。

「我頂愛正正經經的脚色。」

他這樣感激一般地和我說了。我們不久就碰見周其通，被人推進禾草堆裏，用禾草完全埋葬起來，最後一隻松鼠似地爬出外面，他受着他底同伴這樣的玩弄。他一點都不生氣，從他底疏闊的性情浮起比站在旁邊的玩弄者更高的快感，笑着的時候他底嘴部——沒有碎肉的，露出狼一樣的閃閃的白牙和沾滿禾草的紅牙齦。

郭排指着周其通和我說：

「——不過他是一個完全沒用的多餘的笨傢伙！」

他們給周其通吃一種叫做「倒栽葱」的苦頭。他們把他整個舉起來，然後拿他底腦袋當做一個大蔥頭種在禾草裏，他自己跌倒了重復站起來，臉上畫着泥迹，連眼睛都給短碎的草鬚蒙住了。

郭排揮手趕開那些農民，命令他們各自回到自己工作的位置裏。——他已經不能夠站在一旁，靜靜地給那些田工們更多的忍耐。他拾起一根赭灰色的彎曲的枯枝，呼呼作響地揮動着打算自己去玩弄周其通，——但是這個奇怪的人物做出鬼嚎一般的嘲弄的嘯聲閃避着逃進田裏去了。……

使我永遠不能忘記的是一個月亮非常美麗的晚上，這樣美麗的月亮我從前簡直沒有看見過。我到村立小學附近的一個老農家裏去閒談，他底名字叫顏中，身體乾瘦而說話非常響亮，只有一個八歲大的叫做阿銀的孫女。

整個鄉村浸在飽滿而純潔的，溶液般的淡紫的月色裏，寂靜的田間一切都出神地呆立在各自原來的地方不動，彷彿牠們都已經沉入海底最深的地方。月亮完全是可以用手觸知，推拂，甚至用手舀起來似的。鄉村和平而靜默，夜蟲底鳴聲沒有力量攪動這整幅素綢一樣的空間而成爲若隱若現的斷斷續續的搖鈴般的調子。天河靜靜地流着，遠望透明的多星的天空恰像一個快要天亮的繁盛的都市。……動人的夜色到處瀰漫着。

我和顏中對面坐在他底門口的矮簷下。

「你會曉得他底整個人就是一個笑話——光聽見他底名字，」這年老的農民說，「一周——其——通！不是你踢了誰一脚，他就滾下水塘裏去，——你想想看，不是這樣麼？」

「我沒有聽見過他講到自己，這個人。……一個人擔當過多少憂患之後就會覺得自己不凡起來的。如果他不能夠握着嘴看別人誇張——就要用自己的誇張，試着，去壓倒別人。」

「爲了遮掩他底嘴脣的祕密，這個人整天笑的。」

「——好像是從心生出來的快樂。」

「郭排並不高興他底快樂。他說這個人應該知道別人怎樣看自己——愁眉不展才對，沒有快樂的理由。」

「他底快樂雖然從心發出來，但是假的！」我對着那明亮而柔和的涼夜叫出來了。「他底快樂是

假的。他底心也是假的。一個多麼靈感的脚色呵！——他誠心接待過我——一個從別處來的不認識的客人——他好像機器一樣割禾——叫大家歡笑……不必附帶一點感謝。他明白應該得的歡喜對一個人永遠不會有損。——

「一點都不錯。」顏中彎着腰吸旱煙斗，待火光逐漸陰暗了，他就仍然嘲笑地一口氣說下去。盤踞在喉嚨的濃烟減弱了他底聲音。「砧板上正在剝着肉的時候他伸長嘴巴去偷吃，那麼一刀就把嘴唇切去了。」他叫人想起這些事情來。」

「你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麼？」我急於要探悉地問了。

「我不知道。知道的只有郭排和他自己。」他回答。「兩年以前的事情了吧。一個下着小雨的晚上，有六個矮仔國的爛人偷偷跑進村裏來了。他們運着許多小小的木箱到郭排家裏，誰也猜不出那些木箱裝的是軍火還是假造的銀紙。或許周共通親眼看見過，——不過這是一件祕密的事情呵，……；第二天周共通就被人切了嘴唇，昏迷地躺在石橋腳下了，這傢伙却死不掉，有人說是那六個矮仔爛人做的事，有人說是郭排動手的。總之，好像是郭排割掉了他底嘴唇，叫他變成一個供人戲弄的傢伙，——他自己呢，什麼都不在乎似地仍然給郭排做長工……；鬼知道是什麼一回事呢！——

「這些忍心的卑污的狗……」

「可是周共通永遠沒有對人說過這回事。他跑到保衛團裏去，自己不認得字又說不清楚他要求什

麼，還是給他們趕出來的，後來他說得出話了——聽慣了一點不難懂，你會一個一個字聽得明明白白。……他是一個有祕密藏在身上的脚色哩！——

我們結束這談話的時候，顏中告訴我一個憂愁的預感。他指着幽靜而包含着魅力的天空給我看看。一抹烏黑的橫雲斜掛在月亮底下。

「明天就要下雨了呢，——他確定地說，——什麼時候下雨我是知道的。明天郭排底收成要損掉二二成，自然，就是他也抗不了天。……他底脾氣會更壞起來，說我們懶惰——累他蒙了損失了。」

走着闊大的步伐，我一個人伸進沒有別的影子田野裏面了。如同有一陣口力不能察覺的浮雲推擁着我，一種綿軟的麻木包裹了我底全身。緩慢地經過了幾間寂靜無聲也沒有燈光農舍，我穿進一帶叢林，這兒離開鎖靈河已經五里路程，是蘭沙村底荒僻地帶了。

叢林之外是一塊無論誰都不會跑進去的濕地。在一個小小的灰沙塚前面，我發現了周共通和排郭這兩個，地勢較樹林帶低下二三尺，到處蓬勃地長着凌亂的有木刺的爬藤和草團，在潰爛的瘡一般的許多淺而多蚊蟲的水窪中間，牠們毫無忌憚地蔓延着，爬上那穴墳塚底手臂和頸背，用牠們底隱藏而持久的潛力緊緊網罩住牠。這墳塚在村裏流傳着如下的事實：一個不大知名的叫做金蓉姑的女人有一天被她底丈夫殺死了，正在行兇的時候保衛團底團丁就闖進他們家裏把丈夫捉了去。做這件神速的破案底證人的是郭排，他竭力證明那男子是一個海賊，並且附帶着一件比做海賊還要大逆不道的祕密

的罪案。後來郭排把金蓉姑葬在那里。

郭排一匹死貓一樣躺在地上，那兒靠近一個水窪，正反映出紫色的月亮和閃光的雲彩。他底兩手曾經做過巴不到東西的抓扒，到處沁出血絲，包裹着那寂然不動的屍體的衣褲全被撕扯成破片了。周其通坐在他身上，兩手以鋼鉗底姿勢扼住他底喉嚨。我看見他們的時候，兩個人都是靜止着的，好像他們彼此都沒有做過比這樣的玩要更劇烈的事情。

「他已經輸了！」我叫了出來。我底聲音超過這一片低矮的濕地，從遠遠的山岡上懶懶地發出糞糊的迴響。

周其通立刻跳躍着的黑熊一般地站起來，隨即機警地蹲下，向各方面做着小心的探察。

「是我呵——一個不帶鎗的人。」

等他走近了的時候我這樣說。

「我知道是你的，」他確信地回答了。

「這是什麼一回事呢？」

「是一回你永遠不會知道真相的事。」

「不怎麼費手脚麼？」

「辟鬼！……我們底金蓉姑偷上了他——哪，就是那個女人！試問你，女人怎麼會擬迷這樣沒本

事的廢物……哼哼！——

他又說：「不是十五就是十六，一有月亮他就要到墳上來看他底『契家婆』，而且一定帶鎗來的。……可是今天晚上他却沒有帶他底左輪。他是一枝好東西——值得他出一百六十塊錢港紙買來，還是一半帶揸帶嚇，那鎗的鑰頭才答應賣給他的。」

他用手臂插下每一個水窪裏，然後把郭排拖下一個最深的，差不多完全可以把他隱藏起來的處所。挖起黑色的淤泥塗在那張沒有了生機的充血的臉上，拉斷一大把草籐將他覆蓋起來，這樣做了之後，他站在郭排底面前舉起右手，把大姆指頂住自己的太陽穴。

他對我說：「這位老兄躲在一個很好的地方了。……他們也許要到台灣去找他……不過也許到香港……」

從肺部每一枝氣管逼出雄壯而堅實的聲音，牠們曲折地經過口脣恰如空氣經過喇叭底變道，周其通快樂地大笑起來了。

跟蹤野獸底腳跡的獵戶一樣，周其通俯伏在地上，爬行着，頻頻望着那已經被草籐封蔽了的泥沼，突然翻身坐了起來。這條孽虎不用他底眼睛却用他底長而彎曲的鼻子望着我。

叫，跳，從這一株樹跑到那一株樹下，玩「歸位」的遊戲似地跑回來，四週充滿騷亂的迴聲。我曾一個個做昆防的小村裏見過一個被野狼追趕着的沒胆的農民，這個人底神氣和他一樣。

他站在我面前，爲了要竭力表現他底快樂所達到的不能測知的頂點，他說：

「請坐下吧。我告訴你我怎樣做了這麼一件蠢事，請坐下來吧。我們蘭沙底過活就跟紙坊裏的磨刀石一樣平滑——這樣平滑，我總有一天要詳細告訴你，我們好好地談幾句。你一定不必去探聽我們這裏有些什麼腳色，看我們兩個都是多麼大的蠢才呀！我們要這樣玩，——就是會使得客人不高興起來，玩法還是改變不了的。有什麼法子呢，唉……」

而爲了要沒有實際地誇耀他自己的力量，他這樣說：

「但是你要記得，在田裏我不過是個沒有變成人形的傻子！郭扯敢欺負我——爲什麼他不敢呢，他底下，給他挽尿壺的賤坯，他們都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底脾氣！」

那以後我們就分別了。

和他重復見面是一九三五年，被人預料將爆發捲入所有的國家的悽慘戰爭這一年的冬天。一間叫升香館的下午茶舍開設在髒污的南營街東邊長年積水的馬鞍形的街口，主人區升是一個著名的無賴漢，每天晚上在賬房裏鞭打他底十七歲的女兒區巧，把她像傾倒垃圾一般地推進那些獨身旅客底房間裏去。我和海味舖的出店邵強，失業的鐘表匠張阿雞共同住着一間很小的房間，——這兒住的大概都是一些失業者，小偷，地痞和醉漢，他們賭錢而且打架，不停地叫嚷，呼喝。從天黑起拉響二弦和胡琴，有時吹起高聲哭叫的篳篥，一直唱到天亮。過不足戀的「道友」一面打哈欠，一面撐起多痰的嗓子



唱！他們完全不注重自己唱出了一些什麼字眼。

有時他們自己編出來的歌是很好聽的：

爲什麼這條街那麼清清冷冷呀，

你陪我行，就好呀，你陪我行。

只見過單身獅子到處跳，

未見過兒妹中間離這大一條坑！

妹呀，聽說你三天不會吃過白米飯，

我扶你直上高樓慢慢行……

又聽說你無爺無媽無家管，

但你細想天上明月乃係誰人所生？

唉呀明月見了太陽都會閉上眼，

你聽聽：如今過了初二更又三更……

唉呀罪過憂愁都不必問，不必問，

難道朝陽晒露——我還和你同行？……

害着深深的肺病，有一對燃燒的眼睛，兩頰像石榴一樣黯紅的中年紡織工葉洪就整天因為酒精噲咳着，他用拳頭捶打胸膛，抖擻着高低不平的霉爛的咽喉這樣歌唱他自己：

喂喂喂，一條棍哪，棍哪，

一頭扒艇一頭打人呀……

不要笑，我天光學雞叫——

我只想爲惡不爲善，是爲了

喂喂喂，一碌銀哪，銀哪！

人日——過陰歷年後第七天晚上，周其通手裏提着一個裝得很臃腫的大籐籠跑進升香館。外面下大雨，他底籐籠滴着黃水，好像剛從鹹菜缸裏打撈起來，他自己也是濕的，頭髮黏在一起像一鍋煮焦了的蔥條，雨水從沒有嘴脣的牙齒間淌進去又經過牙齒流到下巴來。這奇醜的面部的窟窿引起了店主入區升底大笑。

他叫嚷着：「來看無情雞啊！來看無情雞呀！」

「吃無情雞」是廣州的店家一種解僱伙計的習慣。年初二那天店主請所有的伙計吃一桌有雞肉

的開年飯。一個伙計本年度的去留是等待那餐飯吃過了之後才宣佈出來的。

我從裏面走了出來。區升的歡喜<sub>通通</sub>成頹喪了。他對那客人惡狠狠地發問：

「搭房？」（幾個人擠在一個房間）

「達河！（搭房）達河！」周其通同樣兇惡地回答他。我已經好久沒有聽過這種缺少唇音的言語——現在牠們對我是新鮮有趣而有點費力的：「達河，爲什麼不呢！」

呂字號房間在靠東的最後一進的一排矮屋中間。一道沒有窗戶的死牆靠着街，外面一個賣饅頭的販整天在敲着他底竹板。窗洞開在屋背瓦椽裏，用玻璃鑲成三個小小的長方形，從玻璃底鬆了油灰的邊緣，和髒到連磚痕都不能分辨的牆上裂縫裏，滴下永不止息的雨水。房間的一切是凌亂而腐臭的。……一個跛了右脚的鬼影一樣的伙計在拆開我底床舖，添拚一塊床板上。周其通能够做的事情只有兩件：沉思地躺在狗窠一樣的邵強和張阿雞共有的床上，或跑到院子裏——穿過一條長長的「冷巷」走出去，對着發出閃光的粗急的雨點做別人全不瞭解的叫囂。

升香館裏每一個房間都在討論着愛國運動的問題，這種情形從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二以後是沒有看見過的。他們底熱烈而廣泛的注意力——從生活底鞭條直接捺下印子的最純潔的關心，達到了驚人的崇高的程度，五次示威，教育廳事件，荔枝灣事件，包括了政治家，軍事家和教育家在他們那些和學生們不同的語彙裏面，不同的感覺裏面。癆病鬼紡織工業洪就發表了最多的激烈而鋒利的抨擊，煙精

彭海底意見從各方面和他對峙着。傳遞各個房間的主張並調和他們底衝突的是店主區升。

「或者你也有意見，你怎樣表示出來呢。」

對那非常不快活的蘭沙人，我這樣問了。

他用蘭沙人底偏直回答我：「已經到了每個人都得表示意見的時候了吧，你以為。」

「……差不多要過了。」

他說：「好東西。我底表示是我不做聲。」

我叫出來：「但這是不對的啊！這是陰險而又懦弱的行爲。——因為我跟你要好，老友！」

「這是對的。你只能夠叫牛耕田，不能夠叫牠說話。一條村子裏說着頂多話的是另外的不耕田的

家伙。……現在快要打仗了嗎？你等到那個時候吧，我告訴你，我除了當兵以外什麼都幹不來的。」

……他們聽不懂我底話……」

「你底話有什麼希奇，」鐘表匠張阿雞諷刺地插嘴說，「大學校長底話才難懂哩？」

邵強說了一句簡短的話。這肩挑苦力底言語像魚肉橫切面裏的彩色，閃爍而不顯明。

「回頭想一下吧。……回頭想一下，這是我們底寶貝。」

帶着和城市的粗狂氣味混合了的根深蒂固的農民色彩的周其通逐漸活動起來了，但仍然是不快樂

的。

「所有的學生帶都是好玩的孩子。沒有開眼的老虎仔。」他宣佈了他所知道的真理，「他們知道得沒有我多，講的事實和舉的例子是誰都曉得了的，這很好笑。」——可是他們能够站起來昂起頭用古怪的字眼對大家講很多很多的話。這是對的。……你不能够和他們爲難，他們是對的。」

以隨便的態度提議着，他約我到私娼李嬌紅和鄧婉花家裏去。他翻開了所有的被褥使眠床露出黝黑的木板，一隻手掏出了他底全部財產使力拍在木板上，他底露筋的手掌覆蓋住那些錢不使別人看見。

「來吧，照我這樣做，他仰起腦袋邀請我，「你有多少呢？」我照樣做了，我們一共有七塊錢。  
「雙蒸呵……三蒸呵……不行——你一定要加點葷豉才行呵！」他把嗓子放濫了唱起來，舌頭彈出唧得唧得的貪婪的聲音。……

在那兩個年輕女人底家裏周其通妖魔一般狂浪起來了。好像颶風一樣地鼓噪着喝酒，老是採取一個花式：把酒從普通燒茶用的白色「沙煲」裏倒出半玻璃杯來，仰起頭一口灌下去，不叫漏出一滴酒。他喝了很多。他底每一個小動作都帶上從人間汲取來的不可消釋的憂鬱和憤怒。而他底生長得異常魯莽的頭髮呼呼地迎風作響。

李嬌紅和鄧婉花分坐在他和我身旁，支支離離地說着一些碎話，把沒有塗好胭脂的黝暗的嘴唇深深地浸在酒杯裏假裝她們是在喝着。有一回周其通趕走所有在神廳裏的閒人，讓李嬌紅彈起琵琶捏着

喉嚨唱了。

春蠶到死絲還有，

當年舊地——來到梳粧樓。

回溯前塵非長久……

隔別到如今呀，

不過幾個年頭……

這是一種在舞台和民間流行的哀歌。非常單純的調子由李嬌紅底破裂而低沉的聲音輕輕唱起來，令人想到愛情，榮華，和死亡。

周其通瘋狂地用他底外露的利齒咬斷了琵琶底弦線，使了所有的力量抱李嬌紅起來。她將要斷絕了呼吸一般地喊着：

「爹呀！爹呀！……」

他遲鈍地應聲說：「不要叫我底心軟下來，不要這樣。」於是他也拖長聲音唱起來了。一枝無法瞭解的歌被他重重疊疊地哼叫着。我聽出那是他底鄉音，可是聽不懂，好像一連串的冰雹追趕着空中和地面的所有的生物，重重地打落瓦筒的屋頂上……和外面的粗急的雨點混成一陣。那是從怨恨的河流，咒罵的倉庫，和自得的驕傲的快樂中深深的埋藏着而不時透露出根芽來的無邊的熱望。——因

爲保有着牠廣東的人民才能够生活下去，他們底特性才被發揮出來而製造着使一切妖魔鬼怪驚嘆的奇蹟。

李嬌紅和鄧婉花一樣的矮小身材，年輕而素樸。被彈性消失了的鬆弛的飢肉包裹着的精力從又黑又大的眼睛裏放射出來。無忌憚地放射着永不乾涸的豐富的，生活底支撐的力量。

她們把周其通叫做「大漢」，給我一個「君子」的名字。她們底虛偽是單純的，從她們底嬌媚的聲音流露出來。「對於國家，」周其通問鄧婉花，「你們要說什麼話呢？」「我們？」她用絕大的詫異叫出來。

「我們有什麼國家呵！」

一個小商人模樣的醉漢在隔壁她們姊妹底房間裏吵叫不休。他堅持說一個叫做琴仔的女孩子偷取了他底皮夾，沿着牆壁追捉她。李嬌紅和鄧婉花遮遮掩掩地垂低腦袋留心聽隔壁的喧嘩的話語。這是兩間緊貼的竹筒式的平房，從神廳的牆壁上打通一個門口聯成一家的。門口垂掛着一張沉重的花布做的夾簾子。

我跳到門口撩起簾子厲聲禁止他：

「是誰，你是誰呀？不要太誇嘴！」

周其通口裏相同地囁着：「是誰，他是誰，」手裏舉起一張沉重的方檯跳開門邊來了。

牠們使他重復坐下的時候，他以挑戰的姿勢對我們說了下面的話：

「什麼話，你完全不要原諒！你想不受一個做買賣的小野心家侮辱，你只好先去侮辱他！——我完全改變了，我對什麼人都要干涉。你說的話是對的，沒有一個如意油（罈那麼多的地方可以讓牠誇嘴，在「銷水」罈（裝菜汁，冷飯，和污水的罈子）旁邊他也要誇張的，那張豬嘴。」讓够勇猛的先死吧，」這是我對他們常說的一句話。」

後來他把他最近的故事告訴了我們。

「……我在華南染布廠做染工，這是最近的事，我底東家也是這樣一名下賤的劣種。如果有一回我敗在他手下我是不會答應再站起來的。……我曾經不服他底阻止，跟下幾個伙計一道走到馬路上，插進那些學生隊伍裏。不要看輕自己，他們歡迎得很呢，爲我們拍起掌而且叫嚷起來。我們大家巡行……巡行是城裏的人一種有趣的玩意。……這又不是犯法的，」我說。「自己不過是紅手藍脚的染工呀！」他這樣糟踏我，對什麼人都這樣罵。……

「我幫助過一個叫做梁仁的年輕伙計。他渾身都年輕，閃閃光亮，好像一條魚——活的魚一樣。你們不會明白他底鼻子有多高，也不會明白他底性情多麼懦弱。公平一點看，他愛國家實在比愛我們東家王義勝要利害的。每一次從馬路回到廠裏他底四肢就發抖起來，到廚房裝一碗冷飯躲在甕缸旁邊吃，不讓王義勝看見他底清淡的影子。可是他是吃不得飯下的，他把筷子插在石灰流槽裏，呆呆地對



清一碗飯望到天黑……他是和我偷跑出來次數頂多的一個，我把所有的話都對他說過，比方怎樣叫做勇敢……一點用處都沒有。

「年初二的無情雞來了，梁仁給雞腳踢了屁股。王義勝把他辭了工叫他捲舖蓋的時候，這年輕伙子底臉像樹葉一般青，打抖地哭起來了。」「王義勝不敢動你的手，他怕你底勢力大！」梁仁這句話是對的。那劣種是有本事的該把無情雞給我嘗嘗，我說：「走吧，連眼睛都不要望一望他。你是找世界，不是進老人院。」「不要讓王義勝嚇怕了你，憑他底人格他是連麻雀都嚇不慌的。」「我這句話也是對的。梁仁沒有聽我說。」

「後來我知道他做下一樁無恥的事了，我就動手打了他。別人親眼看見的：他闖進王義勝房間裏一個燒豬似地仆倒在東家腳底下，苦苦哀求一刻鐘……這是不好忍的，他哭了，他越哭我越打得重，我打傷他底眼睛，手臂骨，和他那個高鼻子。我告訴你們，眼淚是洗不掉羞辱的呵。王義勝收回梁仁而且光明正大地把我代替了那不要臉的孩子……他說我底行為侮辱了他和別人，他和別人全是自己人一樣一向感情很好的。——他想用這樣的方法來制阻我！他想叫我受了懲戒第二天會寒心！」

他底吹噓沙啞，眼睛更閃耀地明亮了。

「做一個伙計，無情雞是年年要吃的。」他結束着他底話。「我怎麼能夠對你們說得了許多。不過你們想王義勝到底叫我受了什麼損失沒有呢？」

他好像從前在蘭沙一樣癡呆的神氣，嘻嘻哈哈的笑聲充滿這小而灰暗的神廳了。

「你爲什麼要打那可憐的梁仁呢。」一個女人問。

「我爲什麼要打他？我要打他的！」周其通痛苦一般地告訴我們。「就因爲他是我底師弟底徒弟。我完全有權打他。」——不過這些事情是祕密的。他一定要聽他底師父和師叔伯底教訓，而且他不能夠對別個人說什麼廢話。……這些祕密的事情，我怎麼能夠對你們說呢，你們永遠不會明白的。」

他完全爛醉，那是在三更以後的深夜了。急迫地把酒灌下喉嚨裏而從鼻孔倒噴出來，手脚失了自主力地做出種種毫無意味的事，一個瞎子似地半閉着眼睛把腦袋向不論什麼東西猛力地撞碰，嘴裏噴出強烈的酒精氣息。他一點不疲倦而且一點不覺得軟弱地繼續他底嘶嗥和嘲罵。

全身跌倒在地上的時候，他這樣對我說：

「走出世界外面去……明天，我們又要分手了！……」

三月十五，一九三六。

## 失敗的失敗者

永定里塗了淺藍灰粉的西洋式巨大建築物後面，被那些洋房底華麗而冷酷的士敏土牆遮擋住天空，靠近一個社神壇這幾家殘破而卑怯的小屋中間，在不久之前出過一番奇怪的自殺行爲。賣粥的小販王兼在自己的門口用一條短短的棕繩把自己勒死了。他是一個矮小的跛了一隻左手的西樵人，沒有老婆，四年之前在太平戲院和一個憲兵底小男子打架，結果被他們敲斷了左臂骨。每天早上他站在社神壇旁邊用他底右手替那些過往的木棚工人公正嚴明地舀起一碗一碗的明火白菓粥，收錢，洗碗，和他們開玩笑地推打，也是用他底右手。一隻袖子擺動地垂在脅腹旁邊，彷彿牠是空空地內中一無所有。那天將要天亮的時候，他底粥缸正在大火爐上咕嚕咕嚕地吐着氣泡，他用一個大柴頭把牠敲碎了，然後自己吊死在大門底鐵環下面。……這賣粥小販底胸前扣住一張草紙，他在那上面歪倒地寫着一些字：「那個知羞的來拿掉牠吧。一塊錢。我所有的通迪在這裏了。你擺開我底嘴就看見牠。」王兼底預料所不能達到的是他底掛下泡沫的嘴巴往後就一直張開着不能合攏。李金爲和我都不能瞭解他底行爲。

李金爲叫道：「——這是一個例子！多少廣州人民做着我們不能夠知道的事情呵！……」

他對居住在充滿罪惡和眩惑的亞熱帶地方的廣州人民存着類似崇拜的愛好。但在事實上對於許多人物本身的認識，假如我們預備從他底狀貌，服飾，言語和行動去發掘他底根底，判斷他是一個屬於那一類的東西，也是異常困難的。——如像對於那被暗殺了的男子郭勝銳。

事情發生在一個晴好的初秋的下午。那是一九三三年九月過了一半的時候：學校裏讀書的年輕人被認做對人類毫無益處的可怕的好管閒事者，拋棄了學問而做着別的不相干的活動的不務正業者，滿嘴的人道正義而用意一點不明的瘋狂的醉漢……像蒼蠅或蚊蟲一樣到處散佈着，大聲叫着，而終於被拍打或捕捉。……

在華盛直街天氣好得簡直像牠不預備對誰隱瞞任何事情一樣的疏闊和明朗。槍聲突然響起來，空氣被割裂開，——好像一聲乾枯而緊逼的咳嗽，跟着是嘈聲的嘆息。一個男子被打傷了，癱瘓地躺在華盛直街北頭的人行道上。——不久就蠕動地爬行着，像一條小小的蛆蟲。他抬起頭，泉湧般的血液從他底前胸滴瀉出來，立刻在地上凝結成一行不整齊的紫色的血漿，警笛狂吹起來正如滿天空的風箏的凌亂的響鈴，路旁的怕事的商店紛紛拉上了鐵閘。——老板和伙計緊張地已在鐵枝上向外觀望，彷彿這地方已經改成無數的臨時監牢，以為自己不幸碰到了禍害的行人像狂急的雨水一樣向每一條狹窄的橫街——比馬路低下的地方流去了。

一株瘦長而多節，骨頭板硬的榆樹在騷擾的空間裏搖動了自己。半空中飛過一陣羽毛全黑的，給

人們帶來吉利的預兆的喜鵲。

警察江汝忠（終於又是他）在事後五分鐘趕到出事地點來了，自負地動手料理這在省城雖不常有，却也不令人怎樣驚奇的謀殺案件的時候，他是一個浪蕩，年輕的黑臉麻子，看來他是很滿足自己又很高興談話的。

「優貨，怎麼你連鎗都沒有的呢？」

許多人把他們圍起來。他問那個不能言語的人，隨後自己回答道：「——也好，不然就是兩件命案哩！」

他瞪大了兩顆酸梅般的眼睛，幹練而又貪婪地在那受傷男子身上搜索過衣袋，褲頭，把閃亮的黑皮鞋也脫了下來。那男子現在已經因為乏力而蜷臥地上，呻吟而且發抖，一步也爬不動了。……江汝忠所得到的有用的東西只是一張用壞紙印刷的名片，因此他是失望而厭煩的。那張名片簡單地印着：郭勝銳，堅夫。

江汝忠毫無禮貌地向油酒醬料商人韓大祿借了一塊很寬的舊牀板。那是韓大祿一句話不說，用手掌連拍木櫃檯幾下，然後皺起眉心叫伙計搬出來的。牀板髒污而發着噁心的油亮，木紋和木頭本來的顏色已經不能辨認。……警察命令李金爲和我準備好麻繩和竹升（因爲槓和降是同音字，我們把竹槓叫做竹升）給郭勝銳到分局裏去。我們把那胸部中了鎗的男子移上牀板，用一根舊棕繩綁住他身體的

下半截，這樣——他就不會因為痛苦的掙扎而半路跌下地了。

李金爲年紀很輕，渾身氣力正處於長潮的狀態，勇敢而且喜歡思索。樣式像蒲桃公的腦袋又圓又長，眼睛深，嘴巴大，兩肩上有着一股苦力所具有的鬍鬚似的軟肉峯，好像使力嚼過堅硬的檳榔一樣，他底嘴唇微開着露出大粒的潔白的牙齒。在這炎熱的夏天我們都不穿上衣的。——他底粗厚得像一根圓柱般的胸背上，靠了強健和摧殘不掉的生機，長着許多各種形狀的肉疤。他會用竹篾和油紙編製雨帽，當他在工作中拾起頭來沉默地聽別人說話的時候，他底樣子誠實到愚笨的地步。

江汝忠在走路的時候不住地用鼻子做出非常醜怪的嗡嗡的聲音，——這是在使用權力故意阻礙我們多說話。後來他簡直明白地禁止過我們。

「你猜這契弟是那一行，那一類的呢。」心直口快地，李金爲問我了。他善於運用率直的言語——即使在他肩上担着東西的時候，表達他自己的疑惑，而當他不可避免地疑惑了，他是不能夠讓什麼人加以阻止的。

「只有你這傻子會問這樣沒有關聯的話！」

江汝忠搶着說了。他把髻帽除下來，露出一個方形的，蓄短髮的多汗的頭。

「你只要一看這件案情。」他說下去，「年輕人，衣服乾淨，刮鬍鬚刮得那麼光滑，兩鬍鬚留得那麼長。——誰要打死這樣的脚色呢？女人。否則就是女人底丈夫。」

後來他又拍拍我底肩膀說：

「對了，我看他或者就是一個戲子。」

但那個叫做堅夫的男人無論如何不會是一個戲子的。他底名字就是一個證據。他穿了純黑的熟綢衫褲，袖子和褲管都很長——長到鄙濫的地步，黑絲襪配着黑皮鞋，全身像一塊大而閃亮的骨炭。江汝忠把他底一頂青灰色的通帽拾起來放在他頭上，他屢屢伸手去推開他。……眼睛緊閉着，眼骨顯得很大，臉上因為疼痛而皺縮的皮肉泛起紫紅色，——獷悍而兇惡，不是一張良善的臉孔。他並不具有戲子那種淫弱的在皮層外都可以看見的軟骨病，江汝忠底判斷顯然是錯誤的。

李金爲和我一齊提出我們的意見：

「他無論如何不會是你說的那種東西。在賭館裏他會是一個無恥的拊手（騙子），在娼寮裏他會是一個吃冷飯的跟尾狗……也許他是一個沒出息的駁脚『河泡』（做扒手的小偷），一個惡毒的頭目。」

「如果在衙門裏，他或許是一個便衣打手，或許是一個可憐的小保鏢……」

「在衙門裏或許是……爲什麼要想到衙門裏的呢？」警察困惑地，被我們底推測打動而突然覺醒似地說。

轉進禮賢大衙，那傢伙徒然地喊着痛苦而掙扎起來了。血液把黑綢短衫緊緊黏住他底肌肉，他伸手去扯破自己的衣服。他彷彿獸性發作似地要爬起來。可是沒有充足的力量，和一個不能逃脫的野獸一

樣上半身轉側地打抖，口裏不停地做着昏亂的唻叫。——不知道應該橫豎地吆喝咒罵，還是卑鄙而忍耐地討饒，他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我們對這不能理解的受傷者費了極大的氣力，兩次在有醬油酥餅或糯米麥粥那類甜食小販的街邊停下來，讓那黑臉警察去制服他，但那警察一點把握都沒有。

郭勝銳閉着眼睛做夢一般地向我們乞憐：

「放了我吧，放走我好比你們放生一隻老鼠——有什麼不可以呢？我轉生九世都要報答你們，……好弟兄，求求你。」

因為沒有人回答，他却又罵起來了：

「你們是一伙的！你們放走了他……你們故意的——那隻全家劇！匪徒！禽獸！……你們把我帶到他那裏去麼，讓他殺死我麼？……你們這班匪徒！禽獸！」

他底已經縮縮的舌頭塞住他底嘴發不出清楚的語音。但根據推測我們確實知道他是這樣說的。他底嘴顫抖得像蠶蛾底翅膀。

「罵禽獸哩，那惡鬼！」

預感到不快活的遭遇似地，江汝忠沉默地站在他旁邊，用手指揮我們趕快辦妥這件事，一面推開那些停住脚步的行人，於是我們又用練習打拳一樣的脚步抬起那受傷者，跟隨那開始有點心慌了的警察，穿過市街走出人煙稀少的一條寬大的馬路上來了。



江汝忠入迷一般地說道：「……恐怕這傢伙不是一個普通的脚色呵！」

這是城東最僻靜的偉祥路，一邊是長長的白色的圍牆，一邊滿生着亂草——草叢間堆積着隆起的荒塚一樣的被拋棄的垃圾和無用的瓦礫。從這裏可以遠望城外的樹林和造幣廠底灰色建築物。天空冒着火焰的藍光，好像一口不可形容地深大的鑄爐，將一切雜物都吸收進去燒化成單純的流動的物質。

「喂，兄弟，」江汝忠謹慎地問他，「你是一個什麼人呀？你身上有沒有可以證明你自己的東西呀？」

他搖一搖頭低聲反問道：「你——是——什麼人？」

「我是維持治安的。」

他又搖搖頭不做聲。劇烈的陣痛襲擊他，不能抵抗地悽慘地呻吟起來了。

江汝忠有一次曾經問他：「你有手鎗嗎？」

「我本來應該有的，但是我沒有。」他非常含糊地說，「我沒有資格！……我想我需要一枝手鎗，他們因為……看不起我……不肯給我……」

郭勝銳底話仍是說不清楚的，但他本人彷彿稍稍清醒些而且比較平靜了。

「我底太上老君哪，你不能够多說一些話麼，」江汝忠着急地跳躍着叫道，「告訴我你是什麼人，做着什麼事，爲什麼會這樣，說一些不好麼？」

彷彿已經逐漸知道了這是什麼一回事，江汝忠完全被恐怖支配住了，以我們不能測知的憂懼望着我們，不安地沉默着。這無法解放自己的自負的傢伙可憐地玩弄着自己的手指，在那受傷者前後左右跳來跳去；他細心重複地觀察那叫做堅夫的男子，那姿勢好像他要趁沒有人窺見的機會把堅夫摟抱起來似地。

「你通通看出來了？」李金爲問他，「不能告訴我們嗎？」

江汝忠委屈而喪氣地回答道：「自己用眼睛看看吧，難道你們看不出來嗎？……即使我知道……我又怎麼能夠告訴你們呢？」

「這也算祕密麼？」

「好！好！我們趕快走吧！」

憑我底記憶所及，我想江汝忠以後就沒有說過什麼話。……有一回堅夫突然斃死了，他鑽進一條小巷子去設法弄一點冷水，好久沒有回來。……太陽光直射在堅夫底緊閉着的眼皮上，他那彷彿已經完結了生命的軀體出乎意外地，魔怪一般地掙跳起來。——這是最後的，絕望的，幾乎把那塊每一個筍頭都已經鬆脫開來的床板折斷了的掙扎。嘴裏放出難聽的哀叫的聲音，像一頭被刺穿了喉嚨的黑豬叫嚷着，說出重重疊疊的語句，怯懦，卑污而且可恥。

「呵——呵——我跪跪你們，我給你們磕頭！——我沒有死，我沒有死——呵——呵——呵！」郭勝

銳躺在和一個溝渠水口相近的馬路邊，把床板軋得發出細碎的響聲，昏迷地說。他底兩手仍然兇惡地做出攻打別人的樣子。「你們要葬掉我？你們把我抬到亂葬崗去？——你們不能夠葬掉我，偷偷地葬掉我！……我底親爸爸呀，救救我吧，搶我回去吧！……嘿——嘿——」

李金爲縮起嘴唇好像他要發脾氣的樣子，對我輕蔑地望了一眼說道：

「給他鬆了繩子吧。他以爲他還來得及磕頭哩！」

受傷者更軟弱地，常常中斷地，將他底明白的懺悔說下去了。那是一些在良心底地基上沒有存在可能的虛渺的設想：

「……可憐，憐我吧！你們弄死一個無關緊要的人了。……我知道我是不對的……你們是對的。我只知道吃飯，我——一隻下流的狗，但我是一隻漂亮的狗。我知道……很多的祕密，通通可以講給你們聽。——最賣力是阿陳和魏仔王！他們……真地賣力……我可以帶你們去找他們！……呵，呵，這是我底結果了。……我知道我遲早是不得善終的。讓我再活五個美厘吧，出什麼價錢我都肯，只要五個……」

「朋友，我怎麼能夠對你說羞恥呢，你不知道羞恥的呵。現在沒有人追問你是什麼腳色了，五個美厘——拿去吧！」

爲了補償堅夫底無恥的狂言，李金爲蹲下去不很重地，但非常痛恨地打了他一巴掌。他像一條生

了黑軟病不吃桑葉的蠶蟲一樣萎縮，不再做聲了，不知道因為疼痛還是因為別的理想由的無賴的眼淚從眼窠湧出來，滾進他底凌亂的髮腳裏。

哭泣得很無聊。從驚懼和昏迷的哭聲裏分泌出連綿不絕的淚珠，一顆追趕一顆地掉落木板上。他又和別人說起話來，他把那個人稱呼做張先生。我們聽見他那微弱的，懊喪地追悔的，瀕於滅亡的呻吟，自然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底賠罪底對手是誰的。

「作惡的居心我沒有，一點都沒有。你兩個眼睛那麼利害……什麼都知道……看得出來。寬恕我吧，張先生……寬恕我……我害過你，或是沒有腦筋……沒有魂魄……沒有良心，什麼都沒有……」

郭勝鏡耳語一般地說：眼睛仍是緊閉着，四肢癱瘓地轉動不得。「我活着好比一個隨風擺動的蜘蛛壳……你是有思想的人……有本事，有胆量，有學識，一個大家所愛的好漢，你底思想也是對的，……憑着牠你可以笑我，打我，踢我，把口水吐在我臉上……你看重你底思想，張先生，因為牠是對的，只有牠才是對的。……我現在才知道，一知道就說真話……我下一輩子投生，和我底子孫一齊世代代給你做牛馬……報答你……叫他們修一座石墳給你……叫他們跟底姓張……承繼你底香火……」

他底話語再沒有法子聽得清楚，變成重複而可笑的Ka—ka—ka—bi的聲音，往後逐漸減消直到完全沒有音響。他底胸部急迫地起伏着，嘴唇轉作青灰色，怕冷地抖顫着……

「他要是再說下去就會很不容易忍受。」李金爲苦惱地笑了一笑說，「你不能從別的隨便那一張

臭嘴裏聽到這樣下流的話。」

「把他看成一種奇怪的動物吧。」

「答應我，你想法子使我永遠忘記他。」

「我們喝一點酒吧。」

到了外面搭着竹架和篾席紮成的高大的涼棚，牆上塗了勻淨的燕黃灰粉的莊嚴而舒適的警察分局，二等局員馬博功把那快要停止呼吸的郭勝銳望了一望，就跟他底兩腳被鐵釘刺突了洞兒一樣地跳起來了。「什麼事？什麼事？」他沒有什麼存心似地發問。這個人身材圓矮，頭髮修得短而整齊，全部是雪白的。

他底小而有力的銳利的眼睛立刻看出了這一切，急忙地退回他底辦公室裏面去，讓我們站在陽光射不進來的院落中等候着，江汝忠茫然地張開嘴巴好像他已經證實了自己的不幸，而只是在等候着裁判。

辦公室裏的高聲的談話，勉強壓制住的低聲的驚叫，木器在地面上拖過的笨重的嘈鬧，合成了一個慌忙急迫的震動。許多人從那裏跑出來，而從另一個較小的精緻的房間裏，分局長也帶着沉鬱的臉孔忽忽地跑出來了。他只穿着一套絲質的白色短衫褲，一條粗大的金鍊子從錢袋裏沉重地垂下來。

一個精明幹練的小官現在變成迷失了洞穴的黃蜂，他站在我們旁邊隨意問一些全不扼要的話，跳

到二等局員馬博功那裏去和他低聲商量，又兇惡地喝罵經過他前面的小職員和工役。對於那一個沒有價值的受傷者所引起的龐大的擾亂，我感到不平常的驚訝。

不依着慣例叫我們把郭勝銳抬到待審室，分局長親身一直把我們引進他底屋間裏，——這完全出於我們意料之外。他像一個安裝機器的工程師，熱心地監督着不使我們走起路來有一點搖晃，警告我們不許把那傢伙在放下時稍為震動一下。在房間裏他忙着打電話，寫些字條，翻開好些文件；；無意中發現了李金爲和我這兩個陌生人的時候，他粗暴地厲聲趕走我們。

有一個雪白的羊頭一樣的腦袋的二等局員馬博功——我們退出來發現了，毫無理性地痛毆那現在非常衰弱而渺小的黑臉麻皮的警察江汝忠。

「我給錢養你，你吃我底俸祿，死人頭！」一個中山縣的口音不合身份地罵着。「——豬精，你又鑽進屎坑去了，你做的什麼事呀？」

他擱他底臉蛋，捶他底腦袋，舉起穿了緞面鞋的右腳踢他底膝蓋骨，而在他要走開之前，猛力把那警察推跌在地上了。如果是一件平常的暗殺案子——我們走出來以後想——警察絕不至於吃這樣重的苦頭的。

文育里底街道中心是狹長的單條麻石鋪成的。在街道一邊的明渠貯積着人真的極不容易流動的污水，敞露着雲彩般的油膩和十分粗野的臭氣，——就跟強要用圓頭的鐵棒扯進每個入底鼻孔一樣。街

道短而窄小，容不下兩個小販底担子平排走過，在十家門戶的西邊灣曲地折入一個瓦礫的空場。所有的房屋都灰黑而低矮，滿掛着和柴煙纏在一起的蜘蛛網，像長年被火煙和塵土熏着的廚房裏的燒柴爐灶一樣的顏色。恰如我們要一直走下地心裏，李金爲和我一道從地勢崇高的華盛直街走下這裏來。

端嫂穿着破碎不完的衣服在門口迎接我們，她底乾瘦的前胸裸露着像一個靠牆放着的筲箕，而懷孕的肚子像一面銅鼓一樣挺出來。她是李金爲底老婆——已經有了兩個孩子的母親。

她詳細地告訴了我們對於剛才發生的事情的這附近居民種種傳說，然後驚訝地望着她底丈夫，被他底憤慨嚇住了。李金爲走出警察分局門口就對郭勝銳這個人生出近於被侮辱的憤慨來的。

「爲什麼生氣的呢？」端嫂試試說着。

「人死就死算了，……」李金爲沉思地。

「不要把牠當做有關自己的事吧。」女人又向他提議。

仍然繼續着憤慨，他簡單地申說，「他把我苦够了，他不知道別人會爲他受苦。——爲誰受苦？——傻仔吧？——但我是當真的！如今我還始終不會明白他是誰哩！」

李金爲一次兩次地申訴了他底懷疑。他坐在床邊一張矮檯上，從門外射進來的光線使我沒有法子看清楚他那長而通紅的臉孔。……當他用拳頭重重地敲打床板，使站在門檻外面那兩個小孩子躊躇着不敢跨進來的時候，他底懷疑是單純而易於理解的。——他不能接受那個人在死亡的場合裏表現出來

的行爲。以他所能瞭解的人物做例子而加以評判，他不能不把那叫做堅夫的男子認做不妥當的靈魂底失態者。……

除非他清清楚楚一絲不漏地知道了那個男子是什麼一種人，而那種人依着他自己的信仰和意志，事業和操守，感情和趣味……只適合做出這樣的卑鄙行爲。

那天李金爲和我有過一段這樣的談話。

他用兩盆冷水措過他底全身，帶着明朗的笑貌正如他已經完成了艱難的工作，對我說：

「一個人有一個時候要表白他自己。——在一輩子裏而他總得替自己留心選出這個時候來。捉住自己像捉住一隻螻蛄（蜻蜓）……看清楚牠，牠底全身，一隻腳和一條毛。還應該告訴別人：他在世間飛過些什麼地方，做過些什麼事情。……他怎樣想過他自己。這樣做法並不是爲了要捉住人家的同情，等人家向你自己灌米湯。『你是一個人，朋友，我也是的。你看我這樣在世界上活過來覺得怎麼樣，不會以爲我太卑污而臉紅，不會替人類難過起來麼？』他這樣做正像他老老實實地這樣問人家。——你看。我可以把這些話告訴郭勝銳嗎？」

「那沒有魂魄的傢伙好像曾經這樣做過來的。他並不會隱瞞過什麼東西，公公道道地切開了自己

——」  
「對誰呢？」他用短短的問話催促我。



「對他底敵人。對全世界的人。……他認定老江，你和我都是他底審判官，這自然是錯誤的……他在那裏下跪而且起誓哩！他也沒有保留什麼祕密，他以為我們已經曉得他是什麼人……總之有點不名譽的人。普通一個人做了不名譽的事，他是不肯用自己的嘴直說出來的。」

「他不能夠隱瞞了嗎……」

「不敢的。」

「不敢，不敢。是不敢呵！」李金爲揮着一把破葵扇重複地叫嚷起來，臉上的笑容沒有了，被激動的男子的聲音像在天空中的隕石底碰炸。「所以他甯願玷辱了人——只有兩隻腳的所有的人……但是他那裏有權力呢？就是玷辱了他自己也沒有權力。魏老三臨死的時候從床上爬起來，跳到他埋藏着一捲銀子的窗邊，罵過他家裏所有的大大小小，然後跌倒在上面斷了氣。但是他沒有說過半句叫人聽來委屈的話。……他們把楮羅拖出去槍斃了，這搶劫打銅街（一條聚集了許多銀號錢莊的街道）的痞痞挺起飽滿的胸膛，好像他那裏不止可以裝鎗彈！而且裝得下炮彈！……他們兩個都死得沒有一點不放心的，即使那樣一個魏老三！」

在那以後的兩個禮拜之內他不能驅除那被郭勝銳引起的深深的不安。郭勝銳嘲笑了自己在他就等於嘲笑了全人類。他不舒服是因為那被做掉了的男子底出現採取了一個人的形式。

我們重復談到這件事，而且加進了一個叫做賈基的男子，是在他從荷藩那個省城附近的小鄉村回

來之後了。崔厚碗是一個住在小北門的中醫。他下鄉去的時候除原有的兩個轎夫之外添僱了兩個臨時輻夫，李金爲和一個頭小背寬的賈基。他們一共在荷灣耽擱了十六天工夫，李金爲底老婆已經生下了小孩，墊着草蓆蓋着一張薄薄的被單躺在床上了。

淺窄的地牢一樣密密平排的小泥屋，閃出江上的漁船般的微弱的燈火。端嫂斜靠地坐在床上，抱歉似地望着她底快活的丈夫和其他兩個朋友。這破爛髒亂的小房間的低矮的瓦背不住地向我們的皮膚放射針刺一般的熱氣，並且爆裂似地舉壓作響，尿尿的臭味和白天剩餘的暑氣沒有通道散發出去。

我用筷子急敲着一個瓦製的嗽口盂，向端嫂說着恭喜的賀辭。她牀頭邊擺着一小瓦罐的薑醋，幾件沒有縫好的嬰孩衣服，和一個盛着湯藥的熱水瓶，都是她底母親給她送來的。煤油燈前，蹲在條檯上的賈基一個人底影子已經佔據了整個房間；李金爲赤着膊，滿身的癢疤閃閃發亮。我們猜枚，痛快地喝着雙蒸酒。

他們在荷灣得到了一個可笑的經驗。那兒住着一個土財主和他底五姨太太。他底兒子從英國留學回來，爲了避暑和別的什麼理由在鄉下和他們住在一道。除了土財主本人，那年輕女人和英國留學生發生了曖昧關係是任何人都知道的。那美貌的年輕婦人病了，他們請了一個畫符的術士來替他醫治，有許多事情足以證明英國留學生相信那術士比土財主更利害。後來那女人差不多要死了他們才到省城來請中醫崔厚碗下鄉去診治。這件事使我們大笑起來，李金爲和賈基甚至有點近似輕浮和刻薄。

喝下了四碗噴香的酒，舌頭有點強直地，李金爲用深藏的兩個田螺般的眼睛望着我說了：

「賈基和我都找不到那個郭勝銳底價值。我們一同找，可是我們猜法還是彼此不相同的。」

賈基非常快地接上說：「我們談了兩個禮拜。金爲簡直是那麼拘性！郭勝銳分明是一個賭徒呀！……一個賭徒離開他底棹子就是危險的了。」

「他不是一個賭徒。他沒有賭徒那種斬截的性格。在生活上他沒有可以歡喜的地方……我們離開我們底竹升也是危險的，」李金爲說，「可是我們多麼開心地在這兒喝着酒！」

賈基沒有理會他。

「只有一個賭徒才會亂說話，什麼都說得出來。」

「我們沒有理由叫他做賭徒，即如我們不叫他戲子一樣。江汝忠因爲這樣受過責罰的。」我通知賈基，那年輕的有一張不服氣的緊繃的臉孔的傢伙。我自己躡到另一張條檯上來了。「如果他是一個賭徒，他是一個不賭錢的賭徒。他用別人的性命做賭注，偷偷摸摸地像一條灰光蟲似地損害別人。」

李金爲教訓一般地說：

「我們不能給他一種職業，因此我們也不能給他一個名目。只要想這件事：他在臨死的時候不能够幻想到他身邊或者有一個朋友！無論什麼人都不會這樣的！」

「只有我們把朋友看得很重罷了，有人要把朋友當做仇敵的。……」年輕的賈基裝成很世故的樣

子說。「不是明面的仇敵，他們彼此都站在暗處！」

我忍不住叫嚷道：「不要把人和人離開開！」

爲了得到更多一些涼快的晚風，我們把棹子抬到門口外面來了。黑夜非常沉重地澆成一片，幾乎把那盞孤零零的煤油燈座熄滅了，偶然有稀疏的行人打我們底棹前經過，口中唱着幾句殘缺的班本。此外靜悄悄地沒有一點聲息，只剩我們幾個模糊的人影在街道中晃動。……：新生不上十天的嬰孩哭起來了或聽見端嫂別的什麼叫喚，李金爲就邁開他底搖搖擺擺的步伐拿起煤油燈走進去，他底強壯的身體擋住那盞燈，光亮好像從他底嘴裏吐出來。

「羞恥是從懶惰，愚蠢，尤其是罪惡裏面生長出來的。」賈基首先說了。

「完全是罪惡！」——郭勝銳底開頭也許只是一個沒有一點本事，却貪心不饜足腳色。「李金爲接着說，「他害過許多人，知道許多祕密，你們猜他是爲的什麼！……：我們有一句古語『爲富不仁』爲富就是罪惡，不仁就是羞恥。」

「罪惡像一隻螞蟻一樣爬進一個死了的人底心肝裏。」

我用緩慢的聲調試要說明我自己的意見道：

「有錢佬和他們底幫兇都愛做剛剛相反的嘲笑，把別人叫做沒有智識的人。他們認得字又會寫字，這可保證不得他們底腦筋聰明。他們拚命像磁石一樣渾身吸滿銀錢，那些銀錢却買不到智識，只能

够巴在他們身上像毒瘡一樣！從生下地來到爬進墳山都在泥糊一樣的罪惡裏打滾，不知道什麼叫好醜……完全不會分別……因爲本來就沒有那樣的眼睛。跟別的人同樣地憂愁，快樂，失望，咒罵，或者得意，稱讚人或者詆毀人……自己完全不懂得是什麼一回事……只會計算簡單或繁複的錢底數目。哭或笑也許不是哭和笑，另外有一種意義。爲一點小事焦急着也許死掉，依然不明白是什麼原故……不論做什麼事或說什麼話誰都不能够——連他自己也不能够判定那是真的還是假的。」

「爲什麼郭勝銳會那麼老實就不難明白了。」

「你說得不錯，金爲。他是在完全穿了底的失敗之後說的，而且出於不自覺。這種人在失敗的情形之下往往有一個好機會，不過在他醜起來重新擠入人叢中的時候，他會否認一切。叫化子陳九跪在路邊說：「老爺太太，少奶少爺呀，這裏有一個乞兒，你們不要走過吧，免得你們不好意思呀！」他故意說得含糊些叫別人聽不清楚，得到一個銅板他就朝別人勝利地笑一笑。這個人跟郭勝銳不同，他是真的老實——對那一個人都用不着隱瞞的。」

「天呀！」李金爲女人一般地叫喚着。「我們底祖先是怎樣活過來的呢？」

故意取巧似地質問：「他們也兇狠嗎？」

「自然。但是不知道自己的兇狠。當他們最兇狠的時候，快感底權利是被剝奪掉的了。」

李金爲樸素地告訴我們道：「最可惡的就是他們扮成假相貌。自己是假的……虛偽，慌張，眼睛

脹滿血光，手脚像機器一樣不由自主……卻要用詭計和權力強逼人家認做真的。有比這更無恥的事  
情麼？」

「這倒是容易想得出來的。郭勝銳現在這樣說：『跪跪你們……給你們磕頭……我是一隻下流的  
狗……出什麼價錢我都肯……我沒有懸筋……我沒有魂魄……我沒有良心……把口水吐在我臉上吧……  
……』有一天他重新有力他會怎樣說法呢？」

我們喝完了所有的酒，感到自己開始有了龐大的活力。我們說了，我以爲那傢伙該是一個被仇殺  
的，職業的好細……而李金爲搖搖晃晃地，昂起頭做着結論，叫郭勝銳做「失敗的失敗者。」……他  
以爲除了這個稱呼之外不會有別的更適當的名字了。

（三月廿四，一九三六）

## 明天的藝術家

我第一次碰見鄭元是在他剛滿十七歲那年的夏天。頭髮剃得跟磨過一樣地光亮，腦壳上閃着繁那裏細密的汗珠，門牙很不整齊，靠右邊唇角的上排牙齒有一個小小的缺口。

那顆牙，後來我知道，是他底師傅林瑞標有一次喝醉了酒給他撞下來的。

在惠愛二約裏這剪刀匠和他底舖子底招牌林瑞記一樣有名。一千九百二十八年他還從一個展覽會裏得到過一張榮譽獎狀，於是他就結了婚，但他底老婆不久就吞鴉片煙昏死掉了。

鄭元站在我底房門口——那地方被他塞滿了，微弱的光亮在他背後跳躍着……不能夠越過他跑進房裏來，從我底位置望他只看見沒有四肢五官的一個黑團。他聲音激動地說：

「我——有許多話要說，是這樣一個人：一定要說出我肚子裏的話，那麼你教給我一個法子……要是我面前只有一個人，我什麼都不能夠說的……或者那是個壞蛋——總之他不會以為我底話是真的，他會去告訴我底師父：『不得了，你底徒弟是個瘋子！什麼都不懂——可是腦筋裏老在想着什麼東西呀！多麼古怪的孩子呀！』有兩個人聽就比一個人好。要是十個人，一百個人呵……我能夠把我所要說的話用筆寫出來嗎？我這一輩子有那樣的機會嗎？」

鄭元底聲音在悶熱的空氣裏風一般地攪動者，手在刮着額上的汗液。他要求他底話語，描寫林師傅底兇暴同不可理解，描寫一切人間和自然所給他的感受的，能讓更多的而且更公正的人們聽見，而這要求是誠摯而適當的，——我立刻就這樣確定了。

後來他聽從了我底設計，把他所要說的一句話——或者更多些——用粉筆寫在鋪門上或廁所底板壁上。他要說的話極其簡單，像林瑞標欺騙了一個外江口音的顧客多少不正當的錢，他那一句吩咐只是糊塗蛋蛋做的事，他某一次說過怎樣——自己却並不那樣做！——只是這些。他底字寫得極壞，又夾着許多白字和錯誤的邊旁或省筆。他簡在板壁上困難地運用着被汗液染濕了的粉筆，如同油漆匠李三光替人家做招牌一樣，勤力地寫着，在有了字跡的地方又加上一重字跡。

那認不得字的文盲，剪刀匠林瑞標知道這回事了，而且從伙計孟林嘴裏知道是誰做出來的。

「好東西，抓起筆來了呵！」

他用一隻有力的手摺住鄭元底頸頸，直到他不能透氣，才皺起眉毛——牠們本來像兩把剃頭刀一樣黏在眼球上方的，這樣說了。

他又教訓那個學徒：

「……一行歸一行。打鐵仔做皇帝是可以的，只要他有氣數，可是一個打鐵仔却不會中狀元！」



講這種道理的時候他尊嚴而且陰沉，不讓他底字音有一個會偶然被平滑地遺漏掉。他自己是學徒出身——他底經歷是學徒要陪師傅睡覺，要聞他底臭腳，要會看他底臉色，而師傅是常常喜歡用鐵錘柄朝腰身上打的——。他把這一切告訴了鄺元，好意而詳盡地。

以後幾年中他們彼此之間就變成極不愉快的了。林瑞標有一回將一把打鐵的大錘突然打下鄺元底手指旁邊，然後眯起憂鬱的眼睛望着他，那時他正蹲在地上用手按平一塊降起的泥土。誰也不能夠判斷林瑞標當真有心傷害他，——那足夠使他一輩子不再摸到筆管，還是不過故意說樣子拿他開心。只要不是「山東響馬」——「十三妹大鬧能仁寺」這一類「賊書」，林瑞標允許他看班本和木魚，其餘像三國水滸甚至濟公傳都算做禁書了。他常常從徒弟底被窩裏搜出破紙片，鉛筆和式樣新穎的我送他的小書本（假如他認得字，牠們會使他戰慄而且發狂，）趁鄺元還在一旁靜悄悄地淌着眼淚，摔下了鎔爐裏。

鄺元清明節的時候回鄉拜山，林瑞標派一個叫做劉雄的伙計伴着他走，還吩咐那監視者道：

「凡是他底事情，你全部都要知道清楚才好。」

鄺元回來之後告訴我，林瑞標這樣做法毫無意義，他並不預備逃走或做什麼驚人的事情。他對林瑞標底回答是把劉雄那大隻佬（大塊頭）引進離河很遠的森林裏，然後設法使他獨自迷失了道路。

林瑞標對這年輕學徒。一年一年地越過越不能平靜了，有一次他說：

「……你會闖禍的。你不把心放在鐵砧上，你底錘子就容易毆下別人底腦袋。……你怎麼辦呢？你應該相信你自己不過是一個平平常常的鐵匠，別的聰明一點都沒有。那些聰明而且永遠不會是你的……除了自己，唉，世界上就不會再有害自己的東西了……」

描摹着這出名的剪刀匠底神態，鄭元告訴了我所有的話。

「他看來像是對我不壞……他流出眼淚來呵！」

我和鄭元認識的第四年冬天，正如常被盜符人儘量偷掘着的符園還會到處長成竹樹一樣。經過長時期的偷偷摸摸的刻苦的練習，一篇叫做假手的短文在一個報紙副刊上登了出來。他對於自己這篇文章高興得簡直要發狂了。把報紙拿來給我看，他在我面前跳起來拉起嗓子叫喊：

「我勝利了，我勝利了！告訴我，我能够憑做稿子過活了麼？」

他這驕傲在我面前表現得極其公允——而對於他底全生命底某一種歡快的追尋也是很有益處的。我把他抱起來放在桌子上，抓住他兩個肩膀使力搖他，好像我正在搖鬆一棵根強頑固的玉桂樹，他只是繼續叫喊着：

「林瑞標師傅，哦，這是你不知道的呵！」

登載假手這篇短文的副刊名字叫做南星，是一個出名的滑頭脚色。——一個極端偽詐的小官僚主編的。刊物的編輯者在這篇五六百字的充滿一個鐵工底工作的愉快聲音的文字後面，引了一句粗鄙的

格言，「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

剪刀匠學徒鄭元，短文假手底作者，並沒有給那編輯底自大而虛偽的按語以多大的注意。他驕傲着。能够運用文學來表現自己的思想使人驕傲。一個讀書人如果像他那麼驕傲是可笑而且討厭的——然而鄭元是一個抓鐵錘的年輕人！我愛着他，他對林瑞標師傅，伙計劉雄和孟林底愚蠢行爲的蔑視更增加了我底愛好。他已經是二十歲，身體粗大，有着野牛一樣的氣力的年輕人了。每次我看見他就起了類似敬畏的驚訝的快感，他坐下了，說了許多話，我底快感就逐漸加厚以至於不能形容的程度；我坐在一棵大榕樹前面了，呆對着他，他拿他底堅硬的葉子互相摩擦出沙沙啦沙啦的聲音，這是生命的自然的流露，人類所不能瞭解的語言。往後我底感覺常常會變成這種樣子。……像所有的年輕鐵匠一樣，臉上大股的肌肉因種種的情感扯動着，每一條肉槽積滿青黑色的鐵屑和煤灰，眼睛深藏在髒污的額骨裏，衣服破爛得像被風霜剝落的樹皮。髒污的指頭短而粗，指尖破爛，指節，掌心都蒙上被火燙傷了的焦黑的厚繭。

這時正是初冬的寒冷的季風剛剛括起來，大地開始變硬的日子，他只穿一件單衫，說起話來大聲而毫無顧忌，嚮亮地拍着手掌，拍着大腿；他簡直是在威嚴地痛罵着開導什麼人。

貼身的，棉紗織成的背心裏捲藏着一本小書，他跑到我這里來了，那是某日他收工以後的晚上。書是從我這裏借去的一本講到劍仙俠客的小說，書本薄而且小，名字我已經記不得了。他發表了那樣

的意見：

「容易明白的！做武俠小說的腳色我不贊成，而且他們又都沒有說謊的本事，他們時常騙人。又常時只是用的那一套話。……在他們中間打着許多幌子，——姦淫邪惡——世道人心，好像一羣戴了帽子的鷄。沒有一個人知道自己說着什麼，也沒一個是敢「自己認叻」（自負）的好漢！他們講的皇帝和俠客都老早就死掉了，剩下一堆白霜霜的骨頭了！……展昭到了我們底林瑞記剪刀鋪，他會怎樣呢？」

鄭元本是預備到我這裏來，依照着他底習慣，討論這部小書或別的什麼問題。他把那本捲緊得跟豬鬃糕一樣的書本放在桌子上，讓牠自己緩緩地伸展着牠自己，隨後就完全忘記了牠了。他開始非常生動地用熱情和機智敘述他底師傅林瑞標一些日常的瑣碎行動，一直到夜深，然後舒暢而疲倦地打着呵欠，說：

「……唔……唔，明天還要起早。」

他把他底師傅林瑞標夾在飽牀裏，動手剝去他底生鏽的外皮，使我看出那出名的剪刀匠是怎樣一個壞蛋。我對他底工作表示了很大的興味。

但是我底更大的興味，在我想像着他和我認識這三年多以來，他曾經怎樣刻苦地用過功，最初他讀過一本叫做歸德門外的小說，那大概是一個年輕學生用廣州土話寫的，講那些金首飾店裏的工匠底生活和工作的情形。讀了之後他這樣對我說：「牠提到一些人底煩惱和憂悶！做書的人怎麼知道這些

呢，真是奇怪的。可是這本書簡直是一本沒頭沒尾的書！……有一個人後來就沒有提到了，不曉得到什麼地方去，他是一個不該得到好報應的好人哩。」——不錯的，一大球棉花糖不够吃一口，「我說，「可是一小粒檳榔可以嚼出滿嘴的汁。書自然也有容易看，也有不容易看的。」——一年後，他就進步到可以批評一個有名作家了，他把一篇非常單純地描寫農民痛苦的小說在我面前打開，指摘地說：

「他不如只說一句：『耕田佬真苦呵，』就够的。我們鄉下沒有一個像這樣的業主，那簡直是一個戲子了呀！——也沒有這樣的佃戶。如果只是相信着『耕田佬，一肚草』的話，那他爲什麼要同情他們呢？耕田佬其實是詭譎而且兇惡的，斷不能够垂低頭——一匹羊似地任人家左指右指，擺佈來擺佈去。……」

「那不是他寫壞了的原故，他是不懂得一個活人的臟腑的，他判斷的時候只憑了面貌。」我同意了他底觀察之後曾經這樣補足地說了。……

在鄭元做的假手被報紙登載出來三天以後，我記得林瑞記剪刀店發生過那樣一回有趣的事。

那天的早飯（在北邊人們把這一頓叫中飯，而廣東省城的店鋪每天只開兩餐）剛剛吃過，鄭元從櫃檯後面走到鋪面來，鋪面的地堂是軟黑泥鋪成的，凹凸不平像一塊大的甜鬆糕，地上撒滿鐵錘，小木椿，鐵皮鐵片，和很厚的長方形的墊板。幾張矮凳不規則地安放著。那是師傅們底坐位。鐮鉗和錫斗懶散地躺在地上發出微溫的熱氣，一盞小小的煤油燈擺在地上，火頭旋得極小，撲撲地冒出黑煙。

屋樑上懸掛的物件極多，佔了鋪面的空間底一半。那裏有鉛絲，鋼骨，和許許多多生鏽的舊鐵和別的材料。兩旁的牆上有高而扁，裝了玻璃拉門的貨櫃，裏面擺着熟鐵打成的剪刀，菜刀，鑿刀，和大大小小的鑷子。貨櫃再開來就是敞露地大打開着的門口，門外掛着一塊很長的陳舊的木招牌，上面畫出兩把剪刀，寫着「祖傳獨一無二貨真價實正岐利老鋪」這些字樣。招牌被風雨侵蝕過長久的年月，漆面剝落了，末端有一條長長的裂縫。

鋪面裏的一切都現出赭紅的鐵鏽的顏色，東邊的牆壁底下，火爐裝在那裏。牠從那小風箱裏吸着空氣而熔化了生鐵，然後吐出血紅色的溶液來。上面是囁囁的大木斗，張開醜陋的嘴巴，吸收着從爐裏冒出來的煤烟，木斗邊被火星燒焦的地方變成一片密密的蜂窩。整天被人錘打着的鐵砧站在火爐旁邊有如一個粗壯的矮漢。

鄧元把那篇假手剪下來貼在貨櫃底玻璃門上面了。他底想頭很不壞。他要林瑞標師父馬上發現這件事情，對那出名的剪刀匠給他的虐待和輕視加以直接的報復。貼好之後他站在那裏望着櫃檯裏面，幾個工匠正在閒談——嘲笑那些徒弟們。他底臉上出神地笑着。

這時候我依着鄧元預先的約定從馬路外面走進鋪面裏。林瑞標師父首先走開來了，他身體矮小，走起路來兩手張得很大，像在捕捉什麼東西。頭髮疏落而短，可以看見鬚腳下的黃色的光滑的頭皮。鬚鬚跟頭髮一樣稀少，只是淡淡地在兩禰和下巴上刻着幾條黑痕。

他用這樣的話語迎接我：

「我不是說過好幾遍不許你再上門的麼？你沒有買過我一把剪刀，却老是在想買我一個徒弟！」

「不論我買什麼，」我說，「錢你總是要賺的。」

「有什麼法子呢，而且錢總是我一個人賺！你教阿元來打倒我，可是他卻沒有那樣的本事。……

喂，老兄，人家是把他托給你。還是把他托給我的——這個孩子？你想想他應該聽誰的教訓就好了，

一點都用不着分辯。」

「我想知道你以為他會相信誰。」可憐他似地，我說了。

「你死了去吧！」

二師父大隻佬劉雄發現了鄭元的假手，和另外幾個工匠在裏邊鼓噪起來了。林瑞標開頭好奇地指

着題目問劉雄：

「這是什麼意思？」

「假的手。」

「看下去。——爲什麼假的手呢，木頭做的還是別的做的？有什麼味道——（他自言自語地，突

然又叫）喂，他說了誰的壞話沒有！」

「說了。」

「誰？」

劉雄向幾個人擠擠眼睛，回答道：

「兩隻手在吃飯，一隻假的手在肚子裏打着算盤，不知道說誰。」

「刻薄鬼！看下去。」

「一隻手遞一把剪刀給客人，一隻手拍着客人底肩膀，一隻假的手……」

「還在打算盤麼？」

「不是。在偷一個徒弟口袋裏面的銅板。」

林瑞標正要發作的時候，鄭元叫起來了：

「他車大砲！不要相信他。他說的那些沒有一個字是真的。」

所有的伙計都感到興趣而跑出鋪面來了。一個年紀十三四歲的燒飯學徒兩手被冷水浸得紅腫，皮膚完全爆裂開，舉起來在嘴邊呵着暖氣，又垂下去在短襖的口袋上輕輕抹去那些油膩的水。

鄭元得意地對大家覆述他底假手：

「我們每個人都有一隻假手。猜猜看，牠是什麼？不是東家給我們也不是媽媽給我們的。牠凶狠得要命，對什麼都不留情。牠是什麼？一個打鐵佬舉得起牠……那是一個本色的鐵匠，舉不起牠……他底一輩子就算完了。這隻假手……要硬的……滾燙的……牠要挑這樣的東西才打下去！要是我們用



手，我們底手就裂開皮，流出血，燒得焦爛！那是——我們底鐵錘！——鐵錘就是我們底假手呀！我們雙手掄起牠打到燒紅的鐵塊上去——Zi……et 我們好像打在一塊肉上面，以後就和硬 Guag-juas 的骨頭——鐵底骨頭——碰起來，Dikuiq daqkuag 地奏起樂來了……我們也在喉嚨裏哼着唱，一直到底冷掉而且變黑，我們才放下我們那隻假手……」

「丟你老母！什麼鬼附在你身上了呀！」林師傅詛咒他。

被鄭元催促着，我發表了我底意見：

「假手這兩個字並不適當。」我說，「那應該是一種真的力！有許多手完全殘廢或者恰好等於殘廢，有許多手做着比嘴和腳更壞的事情……只有力是有光有威的東西！」

他顯然不會注意我底話，驕傲地昂着頭有如一隻沉默的黑豹。

林瑞標悲哀而野蠻地走過來指着鄭元底鼻頭說：

「我相信你底話並不是因為你老實，却是因為劉雄也是一個混蛋。你和鐵錘奏樂有什麼關係呢，你幹嗎要管到那些糊塗事呢？而且鐵錘打在紅鐵上就只有吵鬧，你預備騙誰呀。牠把我底耳朵都震得差不多聾了，我却沒有聽見過牠奏樂。你可以騙騙讀書人，却瞞不過我！」

「你明白我為什麼要這樣做的麼？」

「就是不明白呀，——」

「那好得很，」年輕人笑了，「你跟我差不了好多。我自己也是不明白的。」

「可是我却能够告訴你，」林瑞標發怒了，他髮腳下的黃頭皮立刻變成紅色。「把這張紙撕下來！不，你就立刻給我滾！」

臨到我要離開林瑞記剪刀鋪的時候，我聽見那學徒抗聲說：

「我不撕下來！不！你是沒有理由的！」

在路上我獨自緩緩地走着，很奇怪地想了（實在是幻想着）酈元在寫作的時候的情形。我想起一個刻石匠，用短錘和鋼鑿在一塊岩巉的石頭上寫出一個一個的字。酈元運用筆管一定是異常困難的，而他比刻石匠更困難的地方在於他工作時不能有一點聲音，聲音會招來阻撓和損害。

酈元離開他底師傅林瑞標跑到我這里來了。在這將近舊曆年底的深冬裏，他變成一個無家可歸的年輕人，那天下午陰暗而嚴寒，我給他開門的時候我底雙手瑟縮地僵硬。他仍然穿一件單衫，單衫裏面加上一件薄的變硬了的衛生衣，……寒風尖利地朝較暖和的屋內衝進來，掀起酈元底紙做似的沒有重量的衣服。他底全部行李是一只縫補過的麵粉袋，裏面裝着數得出來的幾件東西，脚下穿着一雙笨厚的木屐。

「林師傅不能够再忍耐一年半載了麼？」

依照規矩假使林瑞標再忍耐一些時候，酈元就會滿師而被升做正式的工匠，以極低廉的代價替主

人做出許多有用的貨品。我加上一句問話：

「臨走時他沒有對你贈幾句話麼？」

「他什麼都沒有說。他們全相信我不久就要回去的。」

嘴唇冷得不住地打抖，手臂上的毛孔癢一般地豎立，他抽着鼻涕，紅着嘴巴微笑了。

「不錯，他們是聰明的。」我說，「把許多話留到佔上風的時候說，真是一個好辦法。」

他底木屐大聲敲打着地磚走進來，跑到茶櫃前面喝下幾杯熱茶，鉄青的臉孔轉紅潤一些了。我帶他到我底「神樓底」裏面，讓他看看床底位置和桌子底位置，然後帶他到房屋底內進去，把他介紹給房東溫師爺和溫師奶。

房東夫婦正在吃魚片炒粉，溫和而謙讓地放下筷子，跑到屏門的長門檻前面來接待我們。溫師爺是一個精明和穩健的老人，保守着一個卑微的位置在什麼機關裏，按月領回來一筆數目很小的薪水。溫師奶梳着一個喇叭筒一樣的光滑的髮髻，扁薄而彎曲，恰像牠張開嘴巴刁住她底過長的方柱形的額子，牠底樣子堅實，整潔。

他們讓客人坐在他們當中一道吃炒粉。點心味道鮮美而濃厚，磨米做的粉條堅韌地被薄薄的魚片，切短的菜心和豆粉拌和着。

「沒有關係……沒有問題……可是林瑞標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呢？精瘦的火相的脚色容易發脾氣

——他是這樣的身段嗎？……也不，有時貪睡的肥人也沒有耐性……又因為疑心而常常罵人。沒有問題的……你如今就住在這裏好了！」

「死了！我還沒有棉被呀！」鵬元突然想到他沒有被褥而怪叫起來。

房東夫婦底談話曲折而冗長，高興地張羅着鵬元所需要的一切東西，送給他毛巾，肥皂，和一雙舊布鞋。他們在晚上鵬元睡下了的時候追問着一切有興味的問題，好像那年輕人剛從什麼奇異的國度裏回到廣州來似地。那年輕人疲倦了，縮在棉被裏支吾地對答着，一會兒就睡熟了。……

他們底獨生的女兒溫俠玉對鵬元最初並不表示怎樣的歡迎。當他第一天到我們這裏的時候這年輕姑娘沒有參加父母們底忙碌，她端正和嚴謹地坐在邊房的書桌面前讀一本很厚的書，她底側面用不知道有生客的神氣對着我們，好像她自己正在忙碌着別的事而不能分心。

鵬元幫助了他們年底裏必須做完的許多瑣事。掃除屋頂的蛛網和灰塵，洗過廚房裏的全部碗盞，瓦鍋，木櫥，刷洗過整幢房屋的磚地和屏門。他頭上戴着一頂舊報紙糊成的尖頂帽子，捲起褲管，打着赤腳從各處跑出跑進。那頂紙糊的尖帽子——房東女兒溫俠玉替他做成的——在他底頭上豎起一隻獨角，一刻不停地在空中揮動着。

溫俠玉不久就以較隨便的態度和鵬元相處，和他交換一些簡短的話語，當他們單獨對面的時候，她總是把眼睛朝別的方向望定。一件什麼小物件，嘴裏含糊地說着：

「是？是？……呵，這樣嗎？」

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和不應該怎樣，近於對生活毫無掛慮和不加選擇，但以最大的熱力溶化自己的要求和希望（牠們只是很單純的意欲，）——鄭元是這樣的一個年輕人。他底出生彷彿正要給追求健壯和光輝的不可知物的哲學者顯示一個淺近和切實的例子。溫俠玉拿自己從愚蠢而輕狂的教師那裏得來的，和社會底「實在」遠遠離開的學識去否定他，但結果是強烈而困惱地喜歡着他。學校裏的課本和課本之外的幾種為娛樂而做的小說對她這難堪的擾亂的問題底解決毫無幫助。她代自己選擇了矜持的態度和遮擋着一切立刻的反應現象的人為的虛偽。

鄭元非常羨慕房東女兒底有教養的境遇，他答應要把自己所經歷過的，關於剪刀匠林瑞標底一切完全告訴她。他們在同一間房屋裏通起信來了。——這在中國的環境裏是一樁普遍而完全不值得驚訝的事情。年代的習慣底威力還不能允許異性的年輕人們——特別當一個是小姐而別個是鐵匠學徒，暢快地交談。

「玉姑，我告訴你林瑞標師傅所娶的那個老婆簡直是一個不常看見的好女人，你一定不會寫異的吧，」鄭元信上這樣開始着，「有許多沒有受過教育的女人，從長久的年歲好像老鼠一樣偷到種種方面的智識，真叫人想不明白。不過我底師母並不是那樣有經驗的老婦人，她年輕，漂亮而又強壯。她嫁給林師傅時才十八歲——林師傅比她大三倍；這個丈夫脾氣越老越大……越壞。不知道為什麼原故

他老是懷疑師母跟別的伙計和學徒有不端正的行爲。師母（大家都這樣喊她，有兩個年紀比她大的也這樣喊）幫助燒飯，洗衣服，料理鋪面的生意，調停許多人和師傅結下的惡感，她能幹得好像她就是——一位千手觀音。……什麼人受了惡氣都向她申訴，忘記了她是一個年輕姑娘，她向他們勸着——以後，要求每一個人原諒他底丈夫。……恐怕就因為她做着這樣的事，林師傅把她逼死了！在這個對什麼人都懷恨和仇視的惡漢眼中，她帶着一個不貞的惡名吞鴉片管死掉。她是一個染匠的女兒，爹爹和媽媽都疼愛着她……好的，你對這種野蠻的事情能夠說些什麼話呢？……

鄭元叫我讀他寫好的記載簡單事實淨素的信，我不明白他爲什麼要寫這些而要寫給溫俠玉，站在公平的立場上看，她不能好好地瞭解一切，知道得又非常之少。鄭元把那封用鉛筆寫的信包在一方小的舊報紙裏，從窗隙裏塞進她底房間。——這是他到我們這兒來剛剛滿一個禮拜以後一天早晨的事。他對寫信本身（同樣對一切使用筆管抒寫自己的意見的事情）發生了不可代替也不能比較的愛好，他寫上許多奇形怪狀的字——廣州的主語，裏面有一部份出於他底新創，第一次被書寫到紙上來。送信以後他興致蓬勃地試要挑起早些時候留下來的「假手問題」底討論。

「兄弟，我不要談這個，」我說，一直到如今我仍然以爲把鐵錘幻化做假手是不適當的，正如我們不把輸送電流的銅絲叫做「光明」一樣，他不能捨棄對於他那麼值得紀念的最初的勝利底固執。

他十分疑惑地望着我好久不把眼睛移開。自從離開林瑞記以後，他底臉上鉄灰劃成的黑痕逐漸淡

薄以至完全洗掉，露出毒形的腦袋和咖啡色臉孔底清楚的輪廓。

我繼續說：「現在我想知道你寫一封信的用意。」

「告訴你是容易的事。」

他說了：

「我現在已經能够使用文字——將來還可以使用得更好些。我留心過許多人——我以為像凶惡的賊痞的，別人恭維他；我以為是好人的，別人漠視他……這些我都要提出來警告別人，誰應該尊重而誰值得鄙視。溫俠玉是受過很好的教育的，應該比林瑞標和大隻佬劉雄更容易瞭解我。我只需要別人瞭解——這念頭就像一萬隻螞蟻在我心裏鑽出鑽進——有些東西是美的而別一些是醜的，她會很虛心接受我底分辨，而且會佩服我底本事。她不跟林瑞標一樣有多少敗劣行為想朦騙社會，那麼她就會說出真心話來佩服我，用她底沒有利害打算的尊敬來贊成我，我說出別人不會知道的話，牠們正是代表着永遠的真相的呀！」

「不一定在社會上，而在家庭裏偏見也會養成的。」我說，「溫俠玉是一位有着偏見的高傲的姑娘，像她這樣的人，考慮正確或錯誤常常不從理由底本身，却先去觀察說那個理由的人底資格，身份，和外貌底各點。」

「就是這樣說吧，——我知道她不很清楚，但是我沒有灰心……」他異常執拗地，「我相信我底

說話如果成了藝術，牠就會有征服別人的力量，連偏見也要一同被征服的。」

他把他底堅定的目光放在被塵垢染髒了的白木檯子上，頭微微低俯，——一個不帶利己的私心而確信自己的脚色常常表現這種態度。檯面上沒有加過任何的漆油，泥丸粘在面上，一點一點地已得很牢固，遠看就像那里一向鋪着一張巨大的鹿皮。

「兄弟，如果你肯把藝術的征服改成藝術的感動，我想那就完全得多了。征服不能夠保證更深入而長久的勝利。」

「老兄，感動是多麼孱弱的字眼呵！」

身軀一點沒有移動，窗外透進來的光線很明亮，他底一邊臉奇怪地射出眩眼的鋒芒。光線被他擋住了，反射在窗台前的短壁上，驚擾地搖曳不定。他像一個狂妄的軍官在注視他底名譽，財產，生命所繫的地圖；；而實際上他面前所有的只是一些破紙片，截短的兩頭都削過的鉛筆，幾本撕破的或捲皺的小書，準備自己動手洗淨的褲子和襪子。

「是的，」他叫嚷着：「我在準備征服更多的人！不過你應該同情我，我需要一切人瞭解；；就不能遺漏即使是無關緊要的一個！——在我想還不是這樣：濕俠玉底品質應該因為受過教育而排除了一切弱點。她能夠幫助我也需要我底幫助，我把我底知識送給她，也就同時等候着她把她的知識送給我。全部人類應該在必要時互相幫助，這個時候還沒有到麼？」



「假使你跟她講一點關於中國底危難的事，我敢輸賭她更容易瞭解些。你講一個掉換好些時候的女人她不會怎樣關心的。」

我不能確指溫俠玉怎樣興奮起來的，總之她在那一天下午證明我底話並不完全對。她給鄺元的回信從我底窗口拋進來了，一封很長的信，撕下了兩張練習簿的洋紙用自來墨水筆寫着很小的字。

她先謝謝鄺元給她家庭的幫忙，說明她母親有頭眩症，因此担当不起劇烈的勞動。她不能自制地跟鄺元說起笑來：她同班有一個低能的同學，照她推測還寫不出那麼好的白話信，不過他寫了許多廣州土話，給國文教員看見了恐怕要罵得沒臉見人。她把他每個依照廣州土話寫出來的字眼都依照正確的白話文更正了，末了問他要不要看白話書信作法一類的書。關於鄺元底師母她說得很少。

「她真是一個可憐的人。命運——女人的，這就是的呀！」溫俠玉寫着，「可是你知道當真沒有過不守婦道的事情——即是林瑞標把她逼死，她是一點責任都沒有的麼？天下的事情真奇怪呵！她後來怎麼死的，死前做出了什麼事，你怎麼沒有詳細告訴我呢？……」

「可是人心總不討厭真理！」

鄺元驕傲地說着，那天晚上給她寫回信：

「我怎樣告訴你呢，那麼叫人感動的一個女人。如果我能够畫，我要給你弄一張相片出來，你自己看見她就什麼都知道了。她底額頭有點像種老了的蘿蔔——真有那麼多的皺紋，臉長，眼睛窪下去

成爲兩個洞，跟樹身上木節盤扭成的窟窿一樣。她借錢給所有的徒弟和師傅，就是大隻佬劉雄（這才是一個有味道的人）也欠她的。誰和她講林瑞標師傅的壞話她都不分辯——她知道他所有的罪過，但是啞口無言。她也不能對林瑞標師傅說出她聽見的那些話。

「她不是很苦嗎，——她很苦，這是不錯的，玉姑。一天晚上林師傅和伙計們賭錢，他看見一個叫做蒙泰的短工掏出一張一塊錢的鈔票來了。這是他上一天交給師母的，他記得那上面有一個什麼記號；；可是我不是告訴過你嗎，這種事情是很常有的。他硬搶了那塊錢，登時把蒙泰趕出店外去，而且狠狠地把師母毒打了一頓。實在說蒙泰是一個很醜怪很難看的呆漢，身上有一股多油的臭氣，嘴笨，腦筋比一條牛還要笨——能够說師母喜歡他麼！林師傅底疑心却不因這些而減少。」

「她不知道師母對伙計們好，是他對伙計們太壞了的原故。女人有一付天然的好心腸。師母不過自己撐着一担重的罪名來贖回他底罪過的。又有一個伙計害發冷病——他底名字寫不出來，沒有一個字有這種聲音的——勾手勾脚地，好像把一隻蠟燭扔了下來，又滿臉飛紅地發大燒。師母托起他底腦袋灌藥給他吃——大家都相信他底骨頭快要燒乾了，林師傅跑進去看見師母抱住那個病人；；他打翻了那碗藥，就在病人面前動手打我們師母。病人蹣跚地跳起來舉起一張竹椅和他相打，可是一轉眼就倒在地上了。……」

「你以爲一個善良的女人該受一輩子虐待，還是誰會這樣想麼？伙計們都不明白林師傅爲什麼要

發狂！——不要臉的東西！……大家都承認，可是沒有誰敢出來說一句話。他們不感激師母麼，還是林師傅底瘋狂，野蠻，和無恥把大家都嚇壞了呢！……對那個死了的女人，我敢賭咒林師傅沒有淌過一滴眼淚，只是脾氣變得更暴躁，更疑神疑鬼，更陰險了。他永遠不會知道是自己錯了的。師母離開了他是給他的一種懲罰，他永遠不明白這點。應該教會全中國的男人，能够照出他們底奸淫邪盜的鏡子，每個人只有一面，那就是他們各自的老婆。尊敬她，愛護她，使她更有胆量地說出男人底昧了良心的罪惡！人家說我是一個小孩子，可是我想我是懂得這些的。——

自從豐元那年輕的失業鐵匠到我這里住下之後，溫俠玉就變成一個驚怯而害羞的姑娘了。臉白得和蓮紙一樣，長着許多小小的紅色的暗瘡。粗大的骨節不自然地顫慄着，聲音一匹綿羊似地低沉而緊滯，常常嘆氣而說不出話。我們那對靠放債過活的房東夫婦請我們吃「開槽飯」的時候，那位房東小姐卻什麼都吃不下，而且打破了一隻調羹。

她經過我們房門口，步伐就莊重起來——這是分明的假裝。有時故意假裝跌落什麼，然後發出怨艾的叫喊，紅着臉，瘋裏瘋氣地俯身拾起那件東西。……這個驕傲的中學生從前是只讓我看見一付石板一般的不靈活的臉孔的。

年輕鐵匠出去了的一個禮拜天早上，天氣很暖和，刮肉的北風已經停止，黃色的雲球失却了彈力，在空中從容不迫地沉下來又浮上去。溫俠玉撞進我房間裏來了，她底姿勢好像被一個人在背後猛力

撞碰一下似地……簡直是跳進來。

「你知道小鐵匠這個傢伙嗎？……唉，你不知道的……」她激動地說。眼睛不安定地旋轉着。「他簡直向我表示愛情了！」

「有這麼一回事？」

「是的，有這麼一回事，雖然我們住在一間房屋裏，」她彷彿回憶着什麼似地頓了一頓，接着說：「他倒常常給我寫信的。一個打鐵仔會寫信——做出這種聰明能幹的事，究竟是少有的呀！不過我們還沒有認真說過一句話。」

我底驚訝溶解了。我知道那年輕人寫過許多信給她，而關於愛情的句子一個也不曾有過。請她坐下，斟了一杯茶給她，我對着一面鏡子——那就是向內開的窗櫺裏，後面糊了報紙的一塊玻璃，在拔我自己的鬚鬚。

「你答應過和他通信的嗎？」我這樣問了。

「答應過？——我沒有說過什麼。不過……是的，就是這個樣子……他常常寫信遞給我。瞞着所有的人，唉……」

「他在賣弄他底文才麼？」

「不！你看，他寫給我關於夫妻事情的信；他用許多話隱隱約約地稱讚女人，稱讚我，想買我底

歡心。」溫俠王做出顯明的嚴肅態度，說。「我知道年輕仔底用意——很簡單的用意。」

「他寫的信有使你佩服的地方沒有？這小孩子受着社會上不公平的待遇，但是他却要在所有的機會裏表現自己的才能。」我明白地說了。

「我可憐他。」她這樣承認，「有時我倒反而覺得他這樣過活很有意思，而我自己是平淡無味的。他好像什麼都知道，這鬱鬱不樂的年輕人，還有很不錯的文學天才。有一個好機會，他一定能够在社會上出人頭地。——學校裏面不容易找出一個兩個哩！」

我還沒有答話，她又迷惑地，歇斯的里地說了。

「無論如何，他不應該老早存着這樣的念頭。我們彼此還不會互相瞭解……要說是給老頭子知道了，那他會動手趕我們出去！現在這情形，他至少要承認那只是他底幻想。幻想是來得太快了呀……這樣一個人，沒有父母，沒有收入，就是我和他同坐在一張長檯上……比方說這樣的小事，都不會有人贊成的……而且你知道他底性格很驕傲，老頭子不喜歡自以爲是的人。」

「對你也是那麼驕傲麼？」

「我簡直沒有法子跟他說清楚！我甚至這樣告訴過他，我說，「好吧，你老是把那些上話混進文字中間去，如果你是一個學生，你會知道改卷子的先生要怎樣罵你！」……是的，他真是又偏執又頑固，不像一個年輕人……」

最後我問她：「你爲什麼要把這些告訴我呢？」

「你告訴他，把一切都替我告訴——」

她並非於本意地說了，然而突然中止。開頭她是無意中掉進我底房間裏的——她使我這樣感覺到，現在她覺得陌生起來了。她失悔而且懊惱，不安定地朝我們底牀舖，堆着臉盆，漱口盂，和裝鞋的紙盒子的牆角落，和別的地方張望着。她從前一次也不會獨自走進過我們底房間。

「或許，這樣是很不好的。」她一會兒之後改正地說。「和你談談並沒有別的意思；；凡是我們講過的話，你還是一句都不要對他說吧。」

到濶俠玉確實知道麗元並不在追求她（這是那青年寫信告訴她的）於是把態度完全改變過：看見我們的時候做岸地不答禮，不表示興趣於我們做的任何事情，鄙屑地離開我們停留下來的地方，經過我們房門口大胆地叫嚷着：「這裏住了多麼不講衛生的人哪！」完全還原成一個偏私狹隘的姑娘了。

麗元仍然毫不介意地忙碌着爲他底死去了的師母底種種美德而進行征服這位姑娘。他寫了更多的更詳細的事件，每一事件都明確地證實他底師母底受辱和苦難，恰如他在準備了巨大無比的力量去描寫他底觀念上的聖蹟。

顯然他有一大部份的力量是活活糟蹋了的，我曾經看見濶俠玉某次居然殘忍到他底信看都不看就撕掉了。而他是興高彩烈地對我說：

「我快要成功了。我想說什麼就能說出什麼來！牠們都是真的，誰也沒法子不相信！」

好些時不寫回信的溫俠玉一個晚上把回信交來了，這封信夾在一本雜誌裏面，比辱罵和輕視還利害地打擊了麗元，信裏她首先反駁麗元底全部觀察：因為他受過那女人底恩惠，所以他屢屢偏袒他底師母。他應該公平些，就是也不應該忘記師母底恩惠。師母是否曾經不守婦道，做過不貞的事情——她以為只有師母自己和林瑞標師傅才能够知道，而後者也許抓住了什麼證據的。……

「一個染匠底女兒是沒有受過什麼良好教育的，而一個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常常跟野獸相近。誰都不能担保這個人不做丟臉的事。」她在結尾的地方寫道，「這本雜誌裏面有一篇很好的小說，你細心讀一讀吧！牠描寫某個染匠底女兒怎樣進學堂，後來怎樣離開學堂，做得真好……我想那簡直就是一件真事！然後你就會知道，染匠底女兒常常是多麼愚蠢，笨拙，慳吝，可笑，簡直是天生的獸子和笨胚！這種人就是有機會受教育也改造不好，到底要回到染缸旁邊守一輩子，什麼人都厭惡她……上至校長，下至雜差……江山易改，稟性難移呀！」

溫俠玉使用了非常輕佻的話語取笑那個染匠底女兒，現在，她底臥室已經熄滅了燈火，我想她一定勝利而舒暢地睡着了吧。房東那裏面的神廳和另一個邊房也是完全黑暗而寂靜的，我推開我底兩扇窗門，燈光就爆裂般地投射到兩個邊房底緊閉的窗上和神廳裏的一切傢俱上。在燈光下，麗元底臉僵硬地對着我，眼淚沿着鼻槽和顴骨滴下來，一直滴到紙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和聽到。

